

會要  
卯

憲宗朝  
己亥

伊6  
4078  
12-4





門 6  
第 4078  
卷 12-4

--	--	--	--	--	--	--	--	--	--

2





觀報畧記卷之五

己亥



正月大王大妃殿聖壽筵六桶慶陳賀頌教藝文提學趙東

銓製知申李光勸農綸旨正製進傳曰今年桶賀典昨

年尤異雜因東朝搗謙之德未能備禮識喜予小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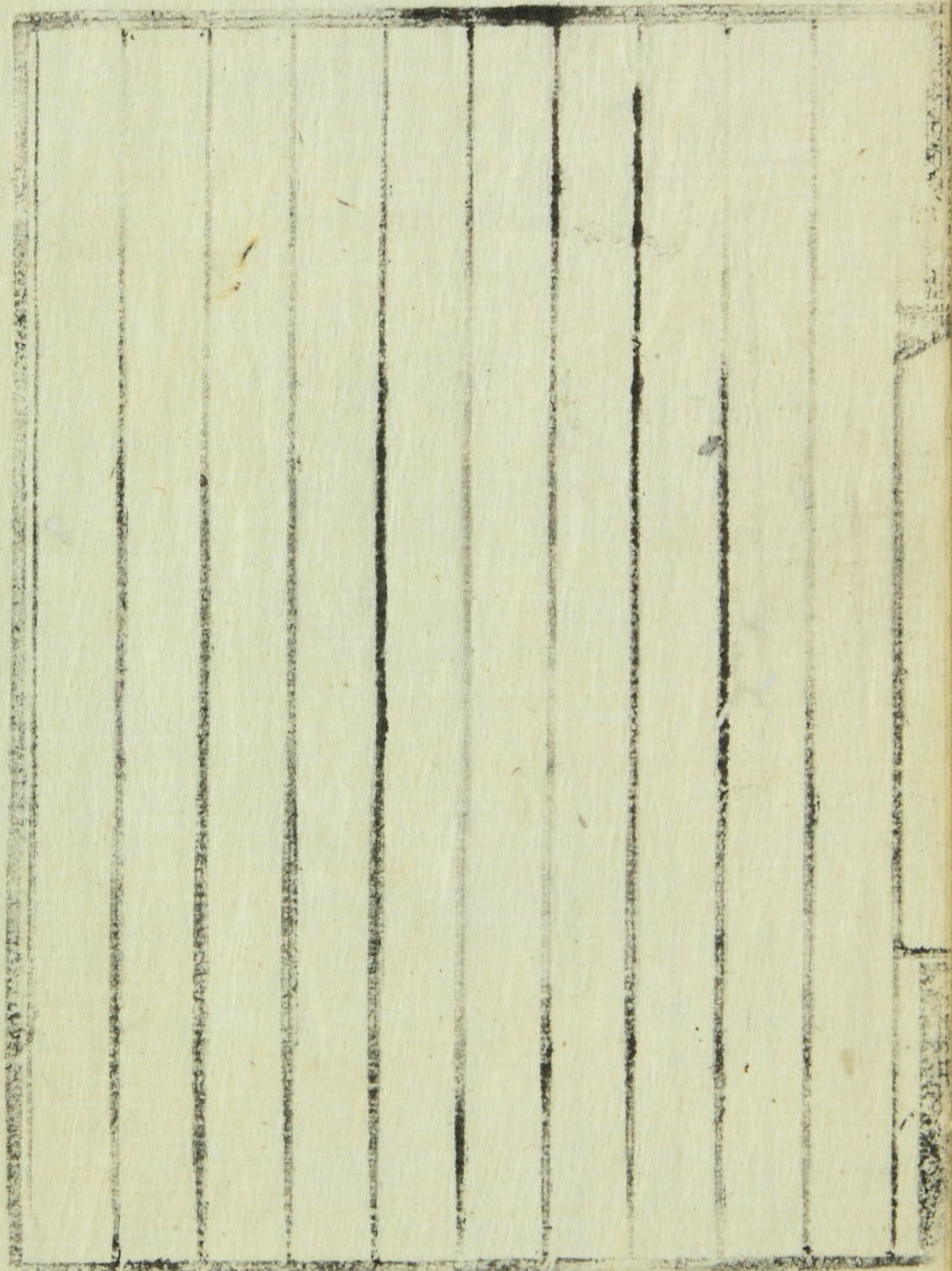
頌祝之忱豈可無廣慶之道貢人舊遺在三千石市

民徭役限一朔洋人懸房贖十日諸道舊還限十萬

石并蕩減奉令廟堂行會以慶禮陳賀時各差備

官以下別單傳曰宣箋官副校理朴齊憲兒宣教官

副司果李潭庚左通禮柳榮輔右通禮權大肯并加





資替儀李敦源外職陞叙致詞官承文院副正字徐  
珖輔進排官承文院副正字尹昂錫並陞叙濟用監  
提調東寧尉金賢根以下依昨年例施賞○大王大  
妃殿傳曰今觀西譯借招九月往復之事李直教已  
自服其後十錄書給典狀啓還送事而相推諉終不  
直招既為面質而以莫是模糊之招辭捧入若禁府  
舉行甚為寒心金吾堂上一并從重推考且有看澄  
云即為拿未互相面質到底窮數而萬一又為吞吐  
則嚴刑盤數捧真的招辭以入○禁府啓目罪人朴  
命澈李直教等口招面質之傳教內辭意叢問目

究數使之對質則各執其說互相爭詰平問之下無  
以究竟并施嚴刑期於得情何如啓已有東朝處分  
各別嚴竅為良如教○忠監書目懷德呈以本縣外  
南面龍田里居徑這官宋未處敦諭一度縣監即  
為齊奉馳往傳諭則以為臣跽伏窮鄉庸陋無似從  
少多疾不能自力於問學進修之功又隨分祿仕直  
一蔭途中常調耳今此美爵華御之前次相排萬分  
踰涯恠悅戰慄無所容措繼又道臣傳宣恩諭期勉  
諄復必欲致臣於筵席之末有若臣之足備數於啓  
沃輔道之列而兩施非宜益增惶駭是豈蟻虱微臣



所敢承當之眷寄也。玆拜受九頓。五內震灼。尤不首  
置身之所。曾靡官守。而濫竊隳遁之美。非本非遺。送  
而尚膺。益抱之感。禮名實之乖。屢莫此為甚。必由臣身  
而將有龍斷之譏。玷累朝廷。傳笑四方。非細故也。天鑑  
高懸。應有真偽之莫逃。臣議敢正當為名器之久。屏  
區。血祝惟在於此而已。附奏。肅。敢不敢。張皇。煩。復。容。俟  
日。間。謹。當。冒。入。文。字。仰。請。處。分。事。○慶尚左兵使書  
目慶州府尹趙基。復防布錢。自丁酉七月。一直拒納。  
雜以報辭。觀之專事。憤罵營邑。舛創。豈容如是。仍置  
勿論。則國蔑紀綱。營無戎政。閩外。所係。孰大。於是為

先罷黜其罪。伏令收司。稟。慶。事。○備邊司啓曰。即見  
慶尚左兵使尹禹鉉。伏啓。慶。報。則以慶州府防錢。延  
期。請。該。府。尹。罷。拿。矣。緊。急。軍。務。外。帥。臣。不。能。擅。罷。并  
令。設。有。不。得。已。論。勘。之。事。先。報。監。營。相。議。封。啓。已。有  
受。教。定。式。該。帥。臣。之。不。遵。奉。日。有。此。直。請。極。涉。幸。虛  
揆。以。格。劍。雜。恤。教。違。兵。使。尹。禹。鉉。施。以。謹。罷。之。典。慶  
州。積。弊。難。支。之。狀。觀。於。前。後。道。啓。可。知。其。代。勿。拘。常  
格。各。別。擇。擬。仍。令。催。促。下。送。之。意。分。付。銓。曹。何。如。傳  
曰。久。○禁。府。啓。目。向。於。罪。人。朴。命。澈。李。匪。教。金。東。佐  
玄。鋼。玄。應。萬。等。亦。傳。教。內。辭。意。茲。閣。目。面。質。及。覆。寃



覈別李宜教小錄書給事訂批相質後始乃無辭自  
服是白乎乃獨於狀啓還給一款嚴刑究問是白乎  
矣謂以此是自朴家還給者非他人所知乃引當初  
相議之朴命後推疑其所指揮而渠則不聞是如淋  
辭漫漶終始抵賴尤極狡惡待拷訊限滿更加嚴刑  
期於得情是白乎抹朴命澈無論指揮之誰某其狀  
啓則自其家還送其子所為渠敢曰無罪是白乎抹  
奎東佑段取招後仍為還囚之鋼玄應萬段既已取  
招更無可問之端并姑放送何如啓依允大王大妃殿  
傳曰觀此各人批辭前後所為李宜教節自服雖無

更覈而狀啓還送一款兩人終始推諉不為直指  
其狡惡狀啓誰使還送而為此指揮之李哥聽言下  
送之朴哥苟論其罪輕重何如而大抵此事兩國交  
隣之關係甚大前後事狀之無嚴無比如不用當律  
於其罪則未頭何變之不有辜則重大律亦嚴重判  
義禁持前後文案就議於時原任大臣從其首從之  
別詳細台平當律磨鍊以入○禁府啓目罪人李宜  
教朴命澈等更推就議于時原大臣則領府事李相  
璜以為此案首從當以狀啓還送之出於誰某為定  
李宜教雖有小錄書給之自服而至於狀啓還送之



一款有所指使自渠辦此給無歸結其在審克之政  
不可無更加覈實議定當律云判府事朴宗薰以為  
此事歸重全在於收啓還送考諸文案謂之徇繆和  
應則可而謂之指使首逆則未見端的情趣難以預  
定首逆凡斬獄惟在於得其情實而已此收啓之去  
來果有何緊著關涉於李直教乎此一款瞭然之後  
方可以議律定罪云右相李止淵以為李直教雖以  
書信少錄自服而收啓還送則推諉於朴命澈更焉  
查質並後可定其首逆至於律名覈定首犯後始可  
擬決云矣上裁何如於大王大妃殿傳曰諸大臣之意

如此朴命俊拿未與李直教面質詳定首逆後更焉  
執議於時稟任當律度鍊以入○大王大妃殿傳曰  
今年即孝廟禮陟舊甲而在昔正廟當是年親行謁  
陵之禮以伸追慕之誠在今繼志愴昔之心何可虛  
度今年寧陵勸獻禮遣大臣扞行令該書日子擇入  
○右相李止淵所啓今番才學薦中參下前御之陞  
付六品既有成命則都政之無一舉論雜緣原仕區  
處未暇及此終非朝家破格需用之意當該銓官推  
考更為申飭使之隨窠即擬抄選及別薦中曾經外  
任人未頭除職時辭由勿拘之意一臆分付何如答



曰依為之○又所啓先正臣宋時列道德義理集成  
群儒實繼紫陽之統而孝廟朝魚水密勿尤是千古  
一有之盛際也朝家之前後恩禮寂焉隆重列聖朝  
御極之初每有致備之命便成斯文之恒典况今年  
異於他年其在繼述之義宜有廣念之舉故敢此仰  
達大王大妃殿若曰當于御極後至今未遑今聞卿  
奏又值今年事不偶然大老祠遣承旨致祭其嗣孫  
令後唐調用○又所啓牧民之要莫先於黜陟言如  
輪翼之不可偏廢故獎拔循良自漢已然而我朝三  
班中文武兩歧自有進用之法惟蔭官則舍此善治

陞秩之外更與他路非但從前古規班、可考粵我  
朝初年亦有大臣筮白蔭資之舉至以佐貳藩宣為  
為辭矣昨年善治別薦之後尚與別般舉措便得一  
套閑話雖未和入薦諸人皆有實蹟無一濫觴而仍  
置勿論終欠懋實之政臣意則先就蔭任準職以上  
擇其踐實先後依先朝已例特進一資思為褒勸之  
方且念勳堂之乏人莫近日若而今此清資諸人俱  
是勳臣嫡長亦合於他日襲勳之梯階前收使朴齊  
尚道咸永呂州牧使李賢者并加通政似好故敢此  
仰達若曰依為之○又所啓武科初試之京外分設



乃是新令之初不可不嚴立科条以爲永久無弊之  
道竅是孟籍去未在所嚴防更爲措辭閑飭於各道  
道帥臣處場內檢束勿委參試必皆親執而課考單  
子及帳籍如有冒赴之類隨即摘發重繩俾有懲畏  
京試所亦令前期捧單查拔其盪單與摸所者而摸  
名代射之法即京外通惠鄉舉之冒入京場亦難保  
必無而場內淆雜既不如前則其所摘奸似不甚難  
如或一毫放過不能到底防弊試官不職之責當有  
別般重究以此意嚴明分付何如荅曰依爲之京外  
分試非但爲防奸專出於勸獎之意立法之初若有

名無實則豈有新定式之本意乎京試則試官當擇差  
而鄉試則道帥臣既爲主試嚴科場正科規以立根  
基而如有不善對揚者廟堂各別論勘可也○又所  
啓臣向以五衛將濫雜之事有所廷奏申飭矣都政  
時見差人中李景濂其楷梯不無可據之而既是軍  
門時仕將校則有難遽擬於御前侍衛之職原望簡  
勿施未後則如此者類毋得混舉之意申明分付何  
如荅曰依爲之○司諫鄭琦和所啓目今畿湖兩道  
之民命可謂近止矣歲鑰終開賑政方始而如傷聖  
念庶不用極至有正供停退帑藏分給之舉此誠曠



絕之慈惠溝壑衽席即有俄頃允在對揚之地孰不  
殫誠竭力而第念賑事之善否專係抄戶之精濫蓋  
其為弊不漏則濫而漏與濫均之為不精若或當入  
而不入已極矣矜又不當入而入曷云徠核大抵糧  
給而粥饋壯加而弱減者自有分數程式甚嚴而方  
伯如未能到底董飭守宰又不免襲謬啟者則下屬  
之恣意欺蔽作為利竇即必至之勢伏願別下飭諭  
于道帥臣俾各益加惕念終始操察期無一夫之損  
瘠以副九重之軫恤焉因此而又有區、愚見故并  
此仰達歎歲之勸分濟窮即出義之謂也而近來外

邑直定教及勒令責納徃、至蕩產逃避之境之論  
以事而不勝羞恥而畢竟之惡將歸何所乎亦為一  
軀嚴飭以杜此等弊端焉上曰所陳好矣當別下飭  
諭矣○大王大妃殿傳曰日前次對董臣以賑恤事  
為言飢口不能精抄勒令補賑貽弊於鄉民不少云  
抄戶法意當入而不入不當入而入則實非賑救之  
本意其中庸劣之官長為鄉吏所欺徒為費穀實惠  
未究於將死之民苟其然也賑恤何為雖以補賑言  
之有穀之人出自善心不計幾何極濟飢民則此嘉  
尚之事朝廷固當隨所聞特為收錄如其不然而有



已物不出者謂有何罪無端侵責使之不堪乎此專  
由於守令及御史輩憑藉賑恤侵及饒民之計也勸  
分本意豈有如是之理以此意廟堂各別措辭閱飭  
於各道、俾臣抄戶之前務極公平飭令補賑之弊  
一切嚴禁○吏判鄭元容辭疏若曰一徑大改豈為  
必去之期也卿其勿辭益勉監衡之方○禁府啓目  
向前罪人李宜教朴命俊亦依判付發問目嚴刑究  
覈是白乎矣推諉枉換一如前招寃取情狀轉益痛  
惡待拷訊限滿更加嚴刑得情啓依允大王大妃殿  
傳曰今觀供招極為寒心寧欲無言大抵情迹雜疑

眩之事詳細盤覈則畢竟得情而此事有何難知屢  
度捧招如是糝糊一番、草記無措一之言只為狡惡  
如是則將焉用禁府為也又焉用查覈為也金吾舉  
行萬、駭然當該堂上為先施以越捧之典更為各  
別嚴刑期於得情而一向推諉忍杖不服兩因雜為  
徑斃捧直指前更不得草記以此知悉○禁府啓目  
罪人李宜教朴命俊等更推台事孰汙于原任大臣  
則領府李相謹以為獄不可無首後苟欲覈定惟在  
辨審主卷此亦老獄生奸輾轉徇繆欲分死案為僥  
倖究其情狀尤極巧猾以象晉之賤眼葭國綱焉改



邊啓論取負犯固當死耳律無正条惟大明律邀  
取實封台文一条或可援照而此係大辟宜有審克之  
政且右律之邀取即遮邀勒取之謂而今以囚犯懲亦  
有間施以減等之律庶不至為失刑之悞愚見如此  
敢此附陳云判府朴崇薰云右相李止淵云王大  
妃殿傳曰今見諸大臣獻議既言而囚罪犯且  
為擬律而大抵此漢輩不知國家者久矣集所欲為  
無所不為在前亦必有此作罪而特未發覺每謂幸  
免豈謂今番始有此事乎以今番事論之不在多言  
眼無國家又無朝廷又無法紀畢竟罪犯如彼重大

所謂首逆之別雖不可不從而不知有國家與朝廷  
之罪別有何差重差輕之別乎兩囚并用一律此後  
猶知有國法而諸大臣之议既如此雖與予心有異  
諸大臣應無一端傳輕之理予言則不過為痛挽紀  
綱之凌夷也不得不勉從而兩囚為配以遠惡為磨  
鍊以入朴命澈押送東萊倭人所見處數罪各別嚴刑  
後遠地定配○判禁金履載訊曰臣衰瘵也憤劣也  
夫豈堪於王府讞之重而適有象譯輩訊獄緣彼奸  
頑之推諉荐承慈殿飭責之教惶慄無地天威威重  
兩囚竟皆自服謹奉成命議律於諸大臣則大臣叙



讞以兩囚之不分首從曰大非獄躡又曰此業不可  
與首從均罪則失出也同律則失入也夫是獄臣實  
業之業獄而失獄躡則不職也失出而失入則重犯  
也假大僚忠厚只論其失不清其罪臣心漸懼實無  
所容伏乞亟速臣職仍治臣罪焉臣今不敢以見職  
自居而竊有區、愚衷不敢終默失刑法者王者之  
所慎重也立條著文較若畫一而後之遵用者猶或  
有得失况一有庶說參行於其間則轉益疑眩差毫  
謬十將至於刑罪不中豈不大可愛哉臣之前日議  
啓曰稽之法文有分首從者有不分首從者於其可

分處不分與其不可分處強分俱非廷尉手之義若  
此臣臆說即據法文中分與不分有兩條而言者也  
蓋犯罪者不止一人則多人共指之中必有情迹彼  
此之殊罪犯輕重之差則不可與首從之分而首從  
首律從、減論此固聖王欽恤之意故著于法文分  
首從者居多如聞毆殺傷偽造以下數百條不可悉  
數者是也亦或有情迹與彼此之殊罪犯無輕重之  
差則無以別其首從而律亦同勘如謀反逆造妖書  
妖言盜制書事干軍機錢糧盜內府財物強盜得財  
之類若干條是也故法文中別立不分首從之一科



是亦不可無者今見讞議有曰獄不可無首從然則法文中不分首從一條可刪去也刪去此條則如謀反盜劫同謀共劫者雖有數十百人誅止首惡則餘皆減免如此則何以懲討而防亂乎大可愛者一也又曰律文中斬絞諸条不分首從者即首從并用本律之謂也非謂罪之首從初不分也若然則何不使人易知云首與從皆斬絞而必曰不分首從乎今既分首從而并用本律則法文中為從者減等之文可刊改也刊改此文則如聞毆殺傷偽造之有首有從者雖至數十百人首與從皆不得免戮也如此則人

何以得保其生乎大可愛者二也讞議又曰此獄事情未嘗無主客之勢又曰面改啓語其果為誰地乎事有本末計有主客今以主客為言而曰勢曰計者可見其指囑之有在蓋彼而囚一則漢譯一則倭譯而渡海講定等事倭譯之任故論以主客之勢指以任事之計此則意推模索之言而若臣則無他聞只以面質口指得其實情改啓之相與問答一心徇繆還啓之共為指揮一辭輪欵則情迹既同罪犯惟怕實與輕重之可言故遂援律文中不分首從之条以為奏當為有失當庶啓臺評改其官而更其訛讞亦豈



不明白歲正而今則不然乃於罪囚皆服當律磨鍊  
之议別有敷陳徒以囚禁以外意推模索之言然疑  
於貌稽審數真的已成之獄如是則自古治刑獄豈  
對受辭之法可廢棄也此而廢棄則其將獄無完業  
刑無定律出入惟憑於聽聞輕重多在於傳會有犯  
而或進無辜而或罹民何所措其手足乎大可愛者  
三也噫彼么麼象譯之類縱恣姦譎共犯囚赦之罪  
臣謂無有彼此并置重辟則可以益歲於懲姦戢惡  
矣大綱既正則如焉首為從之妻等分介猶屬細故  
今此敷陳之費辭倦者多在於是則非臣愚淺所

敢知也但念有獄必有首從稍有首從而合用本律  
似未盡合於律文本旨則誠不無折獄疑眩之憂故  
不揆僭妄畧此敷奏以備後未議讞者參考正無  
為錯誤之地則其於刑政或不無少補焉答曰凡有  
刑政各陳其意誠好矣今此所言太涉自是豈不念  
事跡之然乎不辭依施○領府李相權判府朴宗薰  
駟若曰臣等病伏昏眊之中伏承譯囚事讞訊之命  
又就律文之指相近處恭以獄跡之所當然者畧貢  
愚見用供取裁而已及睹慈教判下始知微見之疎  
件荒謬有失竊要深切悚慙方自愧悚際有前判金



吾自引之章推說張皇下語深峻寔有出於意想之外者不審諸說有甚抄著於此判堂而感言至此乎蓋其承命按獄首尾決旬匝其稽覈閱實及瀆鈞詰竟取輸服靡有遺蘊而忽有傍人勸論若相廷庭故未免有所拂觸於先入自是之見而此耳因供例多詭詐法律本自精微苟欲據彼而新此則人見之或相忝差其勢固然此所以必貴廉詢而取正也若必苟循而雷同則又安用詢訟焉哉府讞亦固曰獄有分首從者有不分首從者云爾而臣等之所言即其所云分首從者也金吾之言即所云不分首從者也

可否之間法理自在若曰不分首從之律文諸系必皆刪改然後乃可以用分首從之律則無乃太牽強而甚乎爾乎有業則有首從有犯則有主客即獄賦之常也而若其罪犯至重大并與為從者皆合用辟則斯有首從同律之若干系而不相妨一按可辨此重臣豈真不知此而有此言耶臣等既忝大官訟此一小事獄義當剖析乎律令之所難決提擬乎法官之所不及有所仰裨刑政之萬一而今不能然乃反翫法擯說以啓日後無窮之弊若將使象魏失懸鼻鑄無徵如所云三可愛者此其辜負當服何典縱懷危



慄若無所容在敵相平自列恭俟嚴誅伏乞亟降處  
分以為妄說者誠焉若口德聞右相出城萬、驚歎  
卿等之割又何至若是張太子前判金吾之疏雖出  
於見律差殊終不免語欠補停而以卿等老成休、  
何可介慄而自引予萬、過矣卿其安心○大王大  
妃殿傳曰聞右相以禁堂疏語迸出城外云此何事  
也此何舉措本事微細而舉措忽如是張大豈勝萬  
、驚歎以此大臣執國之誠容物之量雖於句語間  
或有幸當者此時不當以此視、而况其疏語亦謂  
無不審而於此大臣初豈有一毫逼及者予國勢民

愛茫無涯畔此何等時也而特以維持者惟此大臣  
而已一日去國則有一日囚措二日去國則有萬端  
愛懼難欲昧、予必不捨意於勉入未暇多及不待  
予言之畢應有翻悟此諫教遣史官傳諭于右相○  
史官書啓右相李止淵以為臣於倉皇迸出喘息麻  
定之中籍筆之臣踵臨江干傳宣聖諭開釋敢迎諄  
復鄭重臣聲讀以還感極而涕益不知置身之地也  
覽臣之此舉豈可已而不已者哉誠以義分之不可  
不念事跡之不可不顧也殿下若謂臣徒為一身計  
則萬、此臣之本情也大抵今番倭譯之始起查端



者即臣也終定律名者亦臣也禁堂疏中雖不節摘  
臣讞說句語而一篇旨意則全屬臣身其曰昇說參  
行至於刑罰不中其曰意推模索然疑已成之獄其  
曰并置重辟可以懲奸戢惡云者反復愛歎深密峻  
嚴苟究其罪則臣而誰認淺之見曾未見重辜負之  
迹終至莫掩而臣之尤所自憚者名以大官事關刑辟  
而不能剖析律理未免傳會輕重致使大綱不正斷  
獄眩錯上以累生道殺人之改下以犯循私玩法之  
科此臣所以慚慙慄慄無面可顯泥首荒瀆恭俟鈇  
鉞者也官職去就無可論而廢命之下蠢動無路

惟願遠被誅罰以謝公說焉云矣啟啓若曰知道○  
傳曰史官之四謂卿即起倍造今見附奏廷行之餘  
大夫所蓋噫輔相果何等重任也進退去就關係甚  
大九臣十分審裁無一毫差庭者然後上下相孚而  
盡其道而今卿之迸出江干晚、然若置國事於相  
忘者其果合符於義諦乎設有可引之端若念及於  
今日國勢以台為先則自處之道固不當如是况此  
所以為引尤是萬、過中禁堂之疏因論律義語太  
快而欠補停不知其為虧損事面之情而實亦何嘗  
遍撻於卿乎卿之以此而至為官職去就之義者此



何言也此何言也誠不覺悖而驚往之以慨茲愛  
歎實此所望於卿也予小子平日誠禮之不足固當  
自反而慈聖特諭又不廣息惻敷摯則揆以事跡亦  
豈可一向無變動乎頃勿相持即為還第以副予意  
以幸國事、傳諭○京監書目呂州呈以持平金仁  
根上疏上送事若曰省疏具悉爾息士之所貴乎學  
者以其有壯行之義而學之所貴乎淵源者濡染經  
籍服習待禮者不待他求而自有所受於家庭之間  
也爾以爾家之人朝紳之所想望士林之所倚仰其  
果何如而不以導迪之任作焉已分內事乎此所以

向日敦召已釐數心之論冀爾幡然肯然因專美於  
昔日英牘遽至未免有肥遯長往之思懷道獨善之  
念此由予誠禮未盡而又安得無致慨於爾也願今  
春煦漸舒清課有命政須如爾宿德朝夕左右以補  
予不逮之時望爾無金玉爾亮不日造朝得賢之幸  
予方側席而俟之左承李其原疏曰臣賦命時窮  
夙嬰險釁踰伏田野念絕榮道而憑藉先蔭猥通仕  
藉所叨數黷境僻壤偏務簡俗厖猶不免到底拙陋  
譏刺備至俯仰跼蹐朝夕俟勘曠聞大臣延白採訪  
當世才學之彥將置諸經席之上備顧問而資啓沃



甚盛舉也應是逆者自有人焉而如臣孫、混廁并  
列外臺迄步節次驟躡曠絕之異數首及於臣身猶  
况震驚莫省所由直欲飛走遠逝而不可得矣及夫  
奉讀十行絲綸鄭重隆摯無異慈父之詔迷子何莫  
非蠢土賤臣所難承聆而乃若屢舉臣先世之危身  
盡節以及乎臣祖臣父之若被聖考之殊恩終又獎  
借期勉於臣若迥出尋常臣獲擊九頓汗淚交迸五  
情失守歷屢日而不能自定也假使為人子孫者稍  
有過庭之聞稍識魚魯之辨如或因此而驟得詳言  
待之以非常之禮加以不棄之朕則其所惶懼當

如何而終非身家之福審矣况臣獲度神明早失庭  
訓弱質善病精神駭耗全無收斂神心研繹經傳之  
工尋行數墨亦未自強治心修身奚暇說到荒墜致  
倒直一蕩識鄙恃之徒問其人則九輩拘儒尚難踰  
及問其容則古昔賢士之亦所逡巡其焉上誤聖聰  
下拂輿論畢竟玷累名器狼貝一身而止則將何以  
自立於世亦何以俾見祖先於地下耶臣雖欲伏迎  
歲命冒膺恩眷其奈朝廷懷廉防何哉臣自聞命之  
初精神隕越忽、忘生不敢以文字張皇奏徹而持  
憲之職又降於臣歲違傲之中惶懼悚息益增違慢



之罪然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常情也臣若徒知  
畏德之為恭而終不一暴其危感之實則是自外於  
聖明之世而欺天誣人之罪益無所逃矣茲敢不揆  
僭猥冒死哀籲伏乞聖慈特垂矜諒仰冀東朝亟賜  
收還旨命仍令選部刊名薦籍俾國祚無至久損微  
分得以粗安焉云云○忠監書目懷德呈以經筵官  
朱來廵上疏上送事答曰省疏具悉爾是頃於毀卷  
之後那不欲更加敦召而姑且徐遲者蓋有所待焉  
耳今見朱章謙抑太過有若晚者然豈予所望  
於爾者耶自爾登剡予所以喜不自勝側席虛襟者

非但為林樊宿德之羽儀于庭而尚有老成人典刑  
也爾亦豈不云耳爾今之所值即亦爾祖之於昔日  
也乎今欲祀名祖之肖孫法家之拂士則舍爾伊誰  
而予若不以昔日之所期勉於爾祖者致爾則其可  
曰善繼孝廟之志事而爾或可以爾祖之所藉手於  
昔日者勗予則又可曰克體先正之遺意乎此尤予  
倦於爾者而爾若左右予朝夕予資啓沃而任補  
導以引以翼偕底于大道則豈非古所謂俱榮者乎  
不在多誥庶應幡然爾其亟回遊心以副予如渴之  
思左副承旨洪在詰製進其原疏曰臣於前月猝承



謬命曾無幾日恩諭浪宣神魄適喪俯仰跼蹐蒼黃  
震迫冒具附覆又請緜入文字情固急於暴實疏殊  
涉於僭分惶慙尤益无容措而臣又徒懷嚴畏不  
自輸列日月之明恐或遺照於容光草萊之跡易致  
爽聞之厚誣茲不得不披瀝罄悉冀幸聖鑑之垂察  
焉臣稟質粗駁志氣庸下孤露之生莫能家庭緒  
業荒嬉為習全失師友資益少慕榮利而才短戰藝  
無所成名晚臨蒞仕而計止干祿不逮恒品奔走供  
職累歲月而幸遂奉檄之願則涯量已滿本末畢露  
過此以往更無餘生身計千萬不自意賤名混廁於

才學之剡外甚經筵何等清峻節次推玷華誥荐修  
殆若印契養德士林儲望者然是豈臣所夢寐近似  
而朝廷舉措之若是差失誠又莫曉其所以然也溫  
綸綉降敷徵鄭重首尾數有言言之懇摯慨然學未  
加進治不見效君臣契合緒述德業曠宸感於孝廟  
盛際天人性命左右經傳期賤品以先朝故事從古  
人臣之得此於君父者諒亦無幾凡在瞻聆孰不為  
之激切感隕而區之微衷則竊更有撫躬而自悼者  
矣噫奔菽有為旁招俊乂前聖後聖之一揆也遭逢明  
時恩禮非常今臣所值即亦臣祖之於昔日也而臣



無寸長尺能可以塞殊遇之萬一則熙朝之罪人也  
固陋顛蒙茫然不知詩禮之為箕裘而自甘於面墻  
之歸則古家之忝孫也歷舉實狀置不外此無一肖  
似有百尤悔而夤緣倖會久冒虛偽則是又欺盜貪  
饕無忌憚之甚者也臣何忍乃甫亦不敢為此而殿  
下所以優渥於臣者適使臣窮感之靡所歸也臣情  
到此寧不衰且戚哉臣本拙樸未諳飾讓齋誠蠲沐  
冒死馳函伏乞聖慈俯諒至愚仰冀東朝永刊臣籍  
毋棄異恩以重公議以幸微分不勝伏願○史官書  
啓右相李止淵以為昨於史官之田猥暴微諒冀激

聰聽不意茲者別論荐降其所以慰藉而責勉之者  
息惻隆摯爰出尋常臣是何人乃敢得此獲擊九重  
汗淚交迸臣雖至庸極劣亦具常性豈不念國勢之  
極艱主憂之方殷敢以一身之去就重煩九重酬應  
者除非甚不得已之故也何忍出此舉哉前後聖諭  
雖以微事為教有國大事莫先於刑政此而失誤其  
弊無窮而况居承禰之地不思禪補之道致使當辟  
之案未免失律之故其關係固何如哉似此指斥雖  
於局外之論猶當慚慙震懼之不暇今其賊則廷  
尉奏當也其事則王府聞和也終始按覈見之必真



的矣首尾力下言之必稱停矣則原而縱之者誰歟  
強而稱之者誰歟誠心與跡臣實為首比乃前奏所  
云全着臣身者而邦法不行臣之罪也朝綱不振臣  
之罪也臣安得自恕而自贖也夫今日惕勵之畜維  
持之方莫如先從臣身而斥退之乃殿下優以隆禮  
紆以殊渥有若捨此不得必致乃已者然此臣之仰  
揣俯度未敢究曉者也而臣之決退自諒已熟是豈  
臣都昧義諦全沒審裁強引不當引而然哉去夜慈  
聖殿下十行誥教別是臨古之異數有非辜負如臣  
所堪當臣方感激隕越靡所自措而今此聖教中固

當自反四字尤非臣子所敢承聞者臣於是神精遁  
禱直欲鑽地以入而不可得者國体由臣而寢壞王言  
由臣而或褻臣罪至此益無所逃惟願造伏當被之  
律焉云矣敢啓荅曰知道○大王大妃殿傳曰今年  
兩譯獄事雖已究竟若以王府舉行嚴急窮覈無獄  
老生奸首從未分之規則擬律之際豈至如是論難  
而以前判金吾上疏言之自是已見已非美事朝廷  
之上莫重者事体則遣辭太不審慎致有當國大臣  
蒼黃遜出之舉由前由後所失甚大豈可以著社崇  
品曲為容恕乎前判義禁金履載箴沿宜配○傳曰



以諭以批謂卿回心即見附奏一直說、因子誠意  
淺薄將至國事沒散悚歎而已縱有東朝別諭予則  
不必多諾此敦諭遣承旨傳諭于右相仍與偕來○  
大王大妃殿傳曰卿之出城數日自止敦諭亦數次  
矣卿惟說、不思變動卿以四十年勤勞王室一心  
直前之人一朝強引不當引之事欲為奉身而退  
者必有以也主上冲年膺德日進未有過失則卿無  
可退之義而但予是婦人全沒分數不足有為於卿  
盡心輔相之業或為累而然也一則予之自反處也  
二則予之自反處也將以何顏更對卿乎慙慨之極

且無更言而特念主上之無所倚毗不得已有此敷  
示卿其諒之卿必欲行卿之志則予亦有行予志之  
道上下各行其志國其奈何卿或以向日判付中不  
得不勉從之語為難安之端歟此則不然假使卿悉  
知予意卿則以法律執奏而已予則以不知法律之  
果欲置辟懲惡矣屢日思之竟知卿之說應必稱停  
故所以勉從也是豈於卿毫分未安者乎並以此布  
諭卿亦諒之此諫教傳諭于右相○都承旨尹聲大  
書啓右相李止淵謂以慈教萬、震懾今方眷命金  
吾門外臣既承偕來之命故隨到眷命所仍留之意



敢啓傳曰甚是可幸而香命之舉此又何故萬之過  
矣卽爲還第事卿其更爲傳諭○都承旨尹聲大書  
啓敬奉聖諭更爲傳諭于右相則以爲臣有罪未勘  
抗顏無路之狀前後附奏已悉陳暴而反要寵渥屢蒙  
誨諭三人相續至有知申借來之命有若無故大臣之  
備勉出者然臣之恐蹙隘塞轉益靡措及伏奉慈聖  
殿下萬之非常之下教霜雪雷霆不足以喻其嚴臣始  
焉驚感絀以震慄不覺惶汗之遍身而其中必有以  
也以下至國其奈何一百二十有七言無非臣子所  
敢承聞者臣於是五內失守四体投地他不敢暇顧

顛倒入城俟命司敗乞伏斧鑕而猶不敢卽刻溘然者  
真所謂頑於木石也爲人臣而承此過中之辟教將何  
以一日自容於天地之間而慈德如天八方皆仰由  
臣無狀貽累至此臣雖萬被誅戮又何可自贖其罪  
乎此臣之所撫心掉眼瞑目不得者也至於前禁堂  
處分亦是臣意慮之外臣愚死罪或者聖意以是而  
爲臣慰藉之資耶臣謂臣之難進更忝一端也崇祿  
著臣卽朝廷之所禮遇而今乃緣臣而加之責罰蒼  
黃行遣景色愁慘臣之瞿然慚駭顧當何如哉臣未  
伏邦憲之前何敢爲循例敷奏之計而衷情無由上



達方寸轉至危迫茲不得不冒沒抖擻猥效獄中上  
書之義唯願遣降巖誅毋至重傷國体焉云矣臣既  
伏承偕來之命故姑為仍留之意敢啓荅曰知道○  
大王大妃殿傳曰昨夜聞卿入城為國事萬幸而金  
吾脊命又是過中卿之有此舉措似以判付句語而  
際有禁堂疏耳予豈敷心悉諭無有餘蘊且其疏語  
初不足深者則卿之愈往愈引不即翻悟者竟足以  
尤負予意尤實其事也上下情地不能相孚者豈非  
萬、憂惘處予予所以促卿還朝無遲時日也辭教  
之間未及裁量而卿既以此大為難安卿之所奏一

百二十七字並為還收至於禁堂處分則待卿還第  
當有商量卿其諒之無復相持事遣史官傳諭○大  
王大妃殿傳曰絲下別諭已盡在予之道而右相若  
一向無變通則予雖欲臨殿誰與為國乎大臣還第  
前凡係公事勿為捧入○傳曰卿既入城矣又何如  
是相持不思東朝酬應之萬、惘悚乎卿以慈教中  
不敢承聞者與禁堂處分為惶感難安予當為卿仰  
稟東朝矣卿須安心即為還第事卿其更為傳諭○  
都承旨尹祥大書啓敬奉聖諭傳諭于右相則以為  
臣既犯難貫之罪方俟當勘之典即伏奉別諭下者



至有仰稟東朝之教已不勝感激惶隕而際此慈聖  
殿下特垂矜蕩之典辭教中不敢承聞之句語亟令  
收還至於禁堂處分亦以當有商量為教臣如得出  
死八生復見天日攢祝涕泣死無餘憾而猶又伏聞  
諫之下政院者此尤臣崩迫同措之端在臣義分不  
敢更事煩瀆雖不得不冒還私次而慄之之私無以  
自抑謹當收召精神俟少間冒入文宇仰請處分  
矣大臣今方還第臣則退去之意敢啓答曰知道○  
大王大妃殿傳曰大臣既已還第而以禁堂處分以  
為難安前判禁金履載罪名久揀以安大臣之

心○金吾堂上

知禁李嘉慶友  
同尹尚圭尹金聖

聯疏曰即伏見東朝傳教

下者有前判禁臣金履載畿沿定配之命以獄老生奸  
首逆未分辭教丁寧處分嚴截臣等滿心慚惶無地  
自容今此長僚定配之教雖未必專由於按獄而若  
論其當初所失則臣等與判金吾一也夫今番獄事  
事關邊情舉行嚴急臣等若能對揚慈教到底窮覈  
何由獄老生奸而首逆未分乎王府按獄雖曰判堂  
主管臣等終始參坐目見兩囚情節萬之狡惡而畢  
竟所謂直招未免以同謀指揮尋常奏讞而上者由  
前所失實無異同今於長僚處分何敢諉以亞堂之



差別獨有厥然而已乎茲敢相率聯籲於絃纒之下  
伏乞亟勅臣等當被之律以為一人臣溺職倖進者  
戒焉答曰長堂事已有處分卿等尤不須提引也○  
京監書目高陽呈以持平成近默上疏上送事答曰  
省疏具悉爾息自予諭爾謂爾不避棄予爾乃謙  
聽予邈之英牘之來惘然失面是予誠意未盡爾必  
起以虛文深用慚歎夫序招俊又野無遺賢古昔聖  
君之事而崇獎儒術敦尚風教亦維我列聖朝相傳  
之家法也况予冲年叨守丕基非學無以資達非宿  
德左右斐迪無以進其學此其所以博詢內外僉謀

大同得爾等數三人而爾又爾祖之孫淵源有自典  
刑斯在邃識純行蔚然為士林之望予之必欲致爾  
勤講學而論治道者是豈虛文為也茲懋我誠意期  
回爾遐心爾頂諒予毋爾咫尺之身副予寤寐之想  
行都承旨尹聲大製進傳曰山林疏批合地方官傳  
諭其原疏曰臣以常調末蔭待罪下邑尚懼不克堪  
任千萬不自意猥玷薦章旋叨外蔭曾未幾日遽修  
絃纒官之命臣猝然遇之罔知所措羸身溝壑羈旅  
細徨及伏承恩諭沒降訓辭隆重益不勝其惶駭震  
怖魂散魄褫不敢如例附達惴惴然屏息恭俟駁正



之論不惟側聽無聞絀又有相府新除前後殊恩若  
是眷當而閱月踰時閉歲暗黜幽隱莫逃出場無期  
臣安得不抗章首實以不避潛越之誅乎敢將危苦  
之懇冒昧瀝血而陳之惟聖明洞察其情偽焉臣以  
瑣々碌々之品少業功令止於少成卑處祿仕於分  
足矣屢叨郡邑報茂涓埃而至於家學不墮弁髦重  
而少有心氣之疾惟以遊泛自適為事不至狂易而  
已元無足與論於齒牙間者也乃者薦目之下內而  
親戚驚恠外而儕流嗤点特聖明無由燭焉耳方今  
睿學日就敷求遺賢上所以疇咨下所以延薦者蓋

將真取其人實得其用也况經幄之任啓沃足資格  
外遴選尤所難慎而知臣之不學無識者玷汚其間  
苟充其數臣莫之曉也故一言而舉之謬也惟其謬  
舉恩隨以誤臣若幸其謬誤安於欺冒則臣雖欲無  
耻奈欺天何奈辱朝廷何其為國家無窮之蔽四  
方後世之譏將如何哉臣不忍以身而為世大謬也  
抑臣別有所惑焉伏讀訓辭其所期勉者為有先故  
也嗚呼臣祖文簡之為學敦本宗而略浮華重德行  
而輕名利一副當法門傳為家訓以隨分祿仕為安  
以希世取榮為耻臣雖失學粗聞名義而今乃緣臣



矯偽叨此虛夸則循名襲宗而忝辱大矣將安所藉  
手事君而亦豈聖明勗臣趾美之本意也哉此尤是  
臣不堪聞命之端也經禮行義固臣先美而臣既荒  
墜毀棄則已失其所以取臣之義也將安所用臣也  
我夫以如彼之責任加之於如此之臣而非其招之  
之臣寧欲溘然而不聞不知也憶爰君之心人皆  
有之臣豈忍怖無臣裨以微賤之分名登震聰非  
不萬之榮感而但上之知臣者誤而已下之事君  
者欺而已則適足以乖亂恩義可不懼歟臣聞命  
以來悸恐震灼殆教心疾而今始勉強收拾輸

瀉血息凡此不俾不敢一毫欺謾伏乞聖鑒俯燭情  
宗仰稟東朝將臣此章並行綜核之理仍命刊名篇  
藉以回除旨恩諭則上有懋宗之於下無售偽之習  
罔倖倖是微分幸甚誠至之微平胃宸嚴辭語煩猥  
臣無任之：○若刑判朴倚壽疏曰者疏具悉壽啓  
請仍豈有他意於其間卿今以此為自引之端而至  
陳耳願誠萬、過矣勿辭行台其原疏曰臣義在必  
違冒入文字庶蒙恩諒及奉批旨不覺悻然失圖夫  
下之所以上上必務合於廉義上之所以使下俾不  
失其廉義此誠昭代之美事而進退可觀者也今臣



之巧免乃因傷廉而害義非欲憚繁而就閑臣雖無  
狀亦一四維中物顧安得忘廉踰義一以趨走為恭  
不顧士君子進退之前哉臣之當初清器捕將也不  
過存事面之意既蒙允差代而壽啓旋即請仍臣歸  
於過當之科在臣心安得不難安非特難安而已安  
得不慚但無地乎壽啓既曰秋唐事跡不得不然而  
要其情則俾臣無置身之所顧臣妄幸之罪於此而  
無逃矣蓋壽啓入徹之時即臣職已違之日廉防難  
越台設可畏臣雖欲苟且仍冒而不可得也蓋臣稔  
知捕校輩之間多誤捉平民生殺在手焉都民切骨

之弊常所憤歎故今番事所以到底究數必欲各罪  
其罪而計乃大謬反使桀輩增氣雀躍視法同如無  
臣以何顏面更以見職自居乞著忍耻而視唐務哉  
臣自主朝以來進退之際粗以廉義為重有所難安  
則陳情乞免輒蒙赦諒未嘗抑而行之今於老乞首  
棄死之日猶披鑿鑿忽作捐廉棄義之一辭夫則聖  
上亦何取焉且臣愚死罪竊念聖上之新許或以捕  
將則既飭出矣一切一遞不無異同之嫌而此數此  
不必也彼不過或將去就臣雖庸愚而備教八座之  
列豈可一例論於稍存廉義俾有容旋之地實有光



於聖朝禮使臣隣之政臣若未蒙恩遇則籍被嶺海  
之典決無以出膺祚敢冒死中願畢陳自剖之義伏  
乞聖明俯賜諒察逋臣本兼職名仍治臣續援之罪  
云、

二月吏曹草記呂州牧使李晦淵身病添疏萬無赴  
任之望云羅黜事大王大妃殿傳曰日前清州牧使  
春川府使草記改差而呂州牧使羅黜草記今又入  
啓是何事也此草記句施催促下送事口右相李止  
淵疏曰臣罪積邱山而誅罰不加恩深河海而進退  
無常雜林逆巖命還次息憊顧黜檢私今滿心慚恨

到今本事豈敢提說而此蓋自臣而發之自臣而查  
之其欲重辟嚴懲即臣所定然而始清實數而獄之  
有首從也旋改從減而律之無定率也夫何參錯傳  
會於其間而畢竟憂歎之言至發於終始同讞之地  
慨目下之法網不立慮將來之刑罰不中非但為司  
直之駁正方外之激斥者比則其事雖似微細而閑  
係也大其言若無指著而情趣則深情實相舛聽聞  
皆惑諒非臣橫擔強引故欲張大而然也一則臣識  
解不明之中也二則臣言行不孚之致也撫躬自悼  
尚何言哉臣之冒據非據居此三閱歲矣贊聖學而



裨廉化即臣之職而未能效其一為立主綱尊國勢  
即臣之責而未能塞其一為董厥百僚即臣之任而  
臣無足使人憚之故朝觐或有壞損而莫之救慎于  
庶獄臣之事也而不得使民遠之故邊情漸至壞敗  
而莫之懲瘡痍而出譏笑四騰上孤委毗之隆下缺  
想望之殷蚤夜循省兢愧交集加以衰謝則逐年增  
加疾病則式日添穉神思昏霧而前遺後失肢躄酸  
疼而右拘左痺一有動作眩暈必至少失將抵冷泄  
隨發漸成癰疽將若漸盡家私酬應尚患艱辛庶務  
管檢曷免蹇滯所以前日登對仰祈軫諒而言辭拙

慙不能感回天德恩教鄭重有以疎動朝紳臣退自  
前席心焉抑塞曾未幾何潦致事端自速大度及邀  
殊寵倘使臣之去就直係安危則矢死竭力是分之  
宜而顧乃無一裨益有萬憤誤貽愛至尊徒病尸素  
挽將焉用留亦何補惟有積誠乞免投閑補病庶或  
有保於餘生焉耳臣情到此亦云切矣且臣材庸  
質初豈可堪承濟之地而眷注之至逃遁不得人之  
視之雖若自任乃臣本情彈竭而已今於懷惕忠感  
之餘神遁魂喪殆經一劫雖欲自力強策如前日之  
為而亦未中也茲敢抖擻驚魂披瀝血腔不揆頓稜



仰清崇歲仗乞聖慈亟賜譴斥俾天工無曠殘喘獲延  
云若曰今國勢岌業朝象澳散無一可恃有百可  
憂今予之倚毗於卿責成於卿者不徒在於籌畫護  
猷殫備目下之事而已所望則不動聲色坐鎮頽俗  
用贊一初之化惟我慈聖之知卿任卿者亦如是爾  
卿以微事細故從始強引至於英牘之來則豈不慨  
然之甚乎唐堂曠務亦已多日卿其勿辭即起視事  
○傳曰秋判事誠為慨然矣以不足謂之情勢連日  
三疏已極支離而此猶不足又有奉牌之舉終不承  
應者事跡遂理萬之未安為先施以罷職之典○傳

曰大老祠致祭都承旨進去○政院啓曰春州府使  
有當日下送之教而該府使李是遠謂有情勢終不  
入肅何以為之傳曰大王大妃殿傳曰情勢自情勢  
事跡自事跡屢度飭教之下無意變動朕以道理萬  
萬未安該府使以外補例施行下送○傳曰寧陵酌  
獻禮獻官判府事朴宗薰內下大勅皮一令賜給大  
祝司僕正金輔根加資陵官陞六已陞六者陞叙其  
餘執事以下身僕負役等并依丙申年例施賞○成  
均館官員以同知館事意啓曰臣聞居齋儒生等今  
日朝會堂不為設行馳詣泮宮招致諸生問其捲堂



之由則諸生等書進所懷以為臣等伏見日前政目  
則新除惠陵奉安教主即斯文亂賊光顏之子也  
噫彼光顏昔按嶺前有英陽雲谷書院毀撤之事是  
院也即朱夫子與先正臣宋時烈而賢真容揭處之  
所也苟有一分人心則於兩賢道德孰不欽奉尊崇  
光顏之毀折祠宇撤去剝頓抑獨何心哉如非賦錫  
去後辛壬醜孽何敢如是無歲之劫非惟士林之拜  
討峻發朝廷之處分亦為截廢劫以重律投諸遠裔  
終身不復齒朝籍之間當時國是大定而至今士論  
猶鬱不已以其身已死其事已往而有所參想於其

子也不意銓官不顧台議肆進薦注者若舊德世蔭  
之循例差擬若此臣等相顧愕眙徒以愛歎噫今年  
是何年也聖上起感寧陵魚水之獎特舉大老祠致  
侑之禮凡在瞻聆莫不欽誦而乃以醜正遺種無難  
舉擬於此時意則黨私計實當試若此不已則是甲  
革子孫亦將接踵而起侮聖蔑賢之徒無復顧忌羸  
豕躑躅履霜堅冰寧不寒心哉往在純廟戊辰諸儒  
生以光顏事捲堂所懷聖批若曰如有秉彛之心豈  
至於此屏諸四裔不遠人類宜矣夫卦王言炳如日  
星凜若霜雪人類不齒之餘孽何可復通仕籍並列



衿紳乎臣等慨義理之寢晦痛堤坊之漸壞宜即齋戒  
張討而人卑天高無路陳籲以此述情何敢晏坐入堂  
予退伏私次以俟處分云矣多般用論終不回聽何  
以為之傳曰此事付之朝廷台議似非諸生如是之  
事即為曉諭使之還入○吏判鄭元容疏曰人臣之  
罪黨私為大政官之失皆台寂重今臣之遭罹奇恠  
乃至於此予臣伏見太學諸生所以群討臣論不臣  
者則曰不顧台議曰意則黨私苟如其言死當何后  
噫嘻何其甚也夫太學士論之為人所憚者以其論  
之合道理而服衆心也今諸生捲豆置撤絃誦深夜

抱書仰讀聰聽有若義理閑接之倅呼吸者然苟問  
其罪臣實其人土論之來何可不恤而但未知今世  
之尊賢衛道游談禮義之流必十而其信於居齋諸  
生之數而識見論議一如諸生之言乎然則是所謂  
大同之台議臣雖昏禰安得不顧亦安得自是致此  
惟縫掖青衿之言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委巷小人皆  
一辭以臣謂不顧台議之人則臣固已見棄於世得  
罪於朝何勞諸生之抱愛長歎乎且居銓循私之留  
不問其人之賢否牽連細鎖市恩結援則是可謂負  
隆眈而瀆選方撥諸朝典罪不容貸然臣檢聞尹敬



圭勅徑飭躬一鄉稱善職掌薦注實合甄錄黨典不  
黨非所敵云今諸生之相顧愕貽者非以教主之為  
不賢也特以其久有撤院之爾而恒施延嗣之罰也  
撤院苟由於侮聖蕩賢則行儒言儒者將群起而攻  
之矣獨泮宮遊息之士於方其奉教之初儒章處上  
則惟我純廟聖心警惕至下若有秉彘宣至於此之  
教及其故重臣爰辭之出上下始知此院之為私設而  
屢撤之由朝令也其時在堂奏啓以為設院既是朝  
禁毀撤不必為爾但以移奉之際有欠儀節配諱而  
止其後持古者還蕩滌其瑕叙授其牒其後又因儒

言聖教以黨習嚴責之批而有若曰故重臣及唐錫倫  
事年久之後豈可不檢擬乎至于庚辰辭教嚴重至  
令揭板常目前後思言昭晰無餘全保世家糜爾爵  
祿之聖念至渥天地同大孰不欽仰此皆臣之耳目  
所睹記也故重臣之所蒙被於昔日者已如此况今  
其子之補筮一命更有何難乎今其書文以今年  
此時之舉擬添為臣罪以此尤臣未可曉處也若其人  
之可廢當年典今年何異若其人之不可廢此時典  
他時何間惟可論其人之有累典否其可以隨年時  
而為輕重哉至若當試二字儒生之言又何容易至



此隨度陳告先輩收誠臣何又與之曰然曰否重傷  
事面也卦抑臣又有自憚者臣立朝久矣致位崇矣  
手素言行不能推重於當世因一謫途之末注人焉  
言此理相加譏刺凌踏無所顧藉臣以何顏對逆部  
之吏而披夾帶之錄乎見職簿居此可論奉牌朝  
房廣防難越伏願聖明俯察於惻仰察東朝亞錫臣  
職仍治臣罪俾臣免重而私分安云若曰是耶之際  
宜欲一伸所請依施○傳曰大獲軍李紀潤戶利除  
授○判敦金適根疏辭惠壹許之○掌令李魯權疏  
曰云、臣方馬免不直贊他而臣曉自亨所請未細

見前吏判臣鄭元容疏本則憂憤所激有不吝泯默  
者祗敢仰願伏乞細垂察焉噫日前元容之疏出而  
世道之變可謂無不有矣義理漸晦隄防將壞首善  
之地乃有憂惋之言而是言也即一世之言而事關  
斯文諸生特先發之耳夫教聖教不以為不可若曰此  
事可付之朝廷台議苟有一分畏憚之心固宜屏息悔  
悚誦愆恭俟而乃反沾沾自是揚揚自得閃忽其辭  
謂可以眩殺聰聽豪健其意莫掩手藪葭朝野殆若  
沃豎沽慧驕童倚勢迷藏跳踉謂其人誰何者廷何  
所持扶乃敢如是嗟其沒覺無足深誅若又益而不



數霜冰躑躅之憂亦可畏也臣請以疏語畧辨之其  
曰諸生深夜抱書若有義理閑披曉此言也從古義  
理闕核莫嚴於斯文是此斯文之度又莫如光緒之  
撤院時事而賢閑諸生寧以仍黜則烏在其四百年  
培卷之士氣乎其曰上自縉紳大夫下至委巷小人  
皆以臣為不顧台議則何勞諸生之抱憂長歎噫此  
何言也彼果奔走於縉紳委巷之間而面一質問夫  
孰有右其言而誦其心者乎臣知其不無是也則彼  
之所云即不過同患相濟甘心死黨者類耳此輩之  
識見妄論固不可如諸生之言矣其曰尹敬事劾經

間慕光緒如元容者何恨庚銓而未嘗聞以敬事之  
名敢以舉擬惟以元容言之行政不為不久初仕之  
差不為不多稔聞敬事之善若是其詳而乃於屢疏  
乞解之後始為掩注先於敬事者未必更聚於敬事  
則當年今年此時何時之倏一辨解其古難餽其迹  
自露諸生之所以審法實亦曲怨之論也臣又抑有  
未可曉者彼既自處以立朝久而致位隆矣應亦粗  
有聞見薄解道理謂投此疏朝廷將不敵出一口氣  
耶是小人之無忌憚也知其不免於被斥而若作樹  
立名節大以為光華耶此則執蛇無赤子之日矣豈



不大可愛哉蓋其本則窺視勢利趨東附西假作虛  
淡之態實懷吮舐之心表跡裏刻言行每舛奪瞞同  
朝無官不掠及授選部則利之在也不顧廉恥如饒  
得食殘縣末官猶爭錙銖瑣細甘肅亦視聚漫除那  
剛德要將市恩計較徃來是為銓衡情刑伎倆和盤  
托出於是乎倚毗之隆而未暇念及恩造之渥而容  
易辜負焉識慨憤不圖至此舉世唾罵彼何人斯而  
俟過京察依例引違外效克讓內實固寵觀其跡語  
豈或情願而共朝舊臣獨不知報今之義乎肺腑如  
見脾胃難定執此論之不過患得失一箇哀矜之物

飭躬一鄉補善諸生悖貽非以敬主焉不賢噫此何  
言也敬主之居鄉善惡姑舍藉如其言則佞賢醜正  
之如鷄星甲誓國誣君之如光恒億者若子若孫庶  
鮮文字不至武斷亦可謂之世家遺裔補先蔭而糜  
爾爵乎胡其無歲而沒倫脊至此極也其曰其時庶  
啓但以移奉之際有欠儀節配譴而止噫此何言也  
夫廟以南畿百俎豆之所果皆朝禁以外之設乎於  
此院之必毀乃已憑台逞毒叶亦憺矣然其所以移  
奉之舉則莫重莫大何等敬謹所謂有欠儀節者又  
何等悖礙心骨俱寒而今乃如薄物細故之輕說



去有若尋常配滿止於薄勸巧言令色之真不忍正  
視者也其曰特旨者還蕩泚其瑕又曰辭教正重揭  
板常目又曰前後恩言昭晰無餘噫嘻何其言之工  
於新取善於文飾謂人可欺因愧其欺天之悖乎特  
宥泚遐造化之天而在下之台議未嘗全棄揭板常  
目巫怒之教而伴長之請去巫賜嘉納渠安敢以耳  
目睹記隱於藉重而况此事顛末尚在掌攷聖教至  
嚴則道臣不得曲遮相割佳進則禁堂亦被重典而  
截頭截尾要幻事實爰黨立幟為計維是傳會絲綸  
鼎將何居至若恩言昭晰果如彼言則通未十數年

而乃以指納淳穢收舉譽果自許高者昂遊晏大鼓  
吻美管噴噀誹訕血戰正論角勝國是此而不明示奸  
惡過加優容則何以絕奸徒之習而解識者之惑哉臣  
謂吏判鄭元容亟施竄配之典斯不可已也若曰有  
言近於誅心前吏判何至是耶朝廷倚畀簡用之人  
論節太過極焉非矣爾則連差○備邊司啓惠應堂  
上有關代行使判趙寅永差下使之察任何如傳曰  
允○院啓去副金大根  
同副南敏教臣等即伏見大王大妃殿傳  
教下者有效逐罪人洪範周放之命矣臣等相顧愕  
貽竊不勝愛慨之至噫嘻此罪人負犯至重關係莫



歲星討尚未家命輿情久而益鬱有不可遽論於宥  
釋之典而義理有漸晦之慮隄防有漸壞之歎則是  
豈細故也哉臣等職忝惟允不容泯默茲敢相率聯  
願伏願殿下仰東東朝亟寢成命焉若曰已有東朝  
處分即速頒布○大王大妃殿傳曰予於此事料量  
者久矣實非一朝無端之舉則喉院豈可如是爭難  
乎更勿煩啓即為頒布○玉堂副憲韓安後校理李  
惠奎副校韓啓源沈  
水澤於播唐錫亨鄭滉  
副於金基德林肯洙 聯劄曰即伏見院設啓辭批  
旨下教始知有效逐罪人洪爽周效之命矣相願悒  
貽繼以愛歎之至也噫嘻此罪人之負犯關係果何

如臺論未伸輿情猶鬱今何可遽以於宥釋之典乎聖  
意雖出於包容隄防不可以墜壞臣等職忝論事泯默  
不得茲敢相率聯願伏乞亟寢成命若曰爾不見院啓之批  
乎此亦如是爭難之事更勿煩瀆○院議趙秉龜左修職  
厚友李根友左副  
南敏教右副李  
公翼同副南 再啓曰臣等以事閑隄防粗效繳還之義  
及伏奉批旨不惟不賜俞允乃以即速頒布為教夫莫嚴  
者邦典也莫過者台設也若使刑政終歸於失當之科則王  
言一出八方驚惑其於累聖德而拂輿情何哉臣等雖伏  
承嚴飭頒布之教義在公憤寧被方命之誅萬無舉行  
之計茲敢冒死中願伏願稔茲遠覽淵生深思亟賜及汗



焉若曰院議之至耳未知何故東朝飭教嚴重即速舉行  
○大王大妃殿傳曰朝下傳教政院欲為頒布則頒布不  
欲頒布則不為頒布惟意為之○大王大妃殿傳曰予則  
此事實不知如是爭難院啓台憤云者此果台憤乎雖或  
台憤予言出於台心台心不如台憤予出於台心之傳教關於  
政院終不得行則有國以來所未聞也予不欲更言政院任  
意為之○政院啓曰即伏見臣子不敢當之慈教人臣之罪寧  
莫大於方命則臣等雖甚愚騃寧敢全沒義分第其歷  
日而不敬奉行者誠以關係至重隄防甚嚴而不可過者台  
議也不可拂者輿情也臣等伏奉一番嚴命益增一番罪戾

以臣論臣合宜何辭並敢冒死更願伏乞亟寢成命  
仍治臣瀆獲之罪若曰何必屢煩有若必爭者乎事  
殊道理極為駭然即速舉行○大憲李弼會疏曰今  
因放黜罪人洪爽周放之命喉院有啓儒臣有劄未  
承命旨上下相持意此何舉措也此罪人負犯何如  
關係何如詳討未伸群情愈鬱而今以時日稍久居  
此恩宥之過降有若薄昔微過之乍罪旋釋若此莫  
嚴者隄防而將致墜懷莫過者台議而將致摧沮豈  
不大可惧哉恭敢仰籲伏乞仰稟東朝亟賜反汗若  
曰已諭於院啓堂劄之批勿煩○以趙寅永為吏判



○大諫朴齊明正言洪在重疏爭同批○大王大妃殿傳曰予不欲復言而屢回思之改院事終不可曉以何意如是爭執乎命令如以改院不通則予何更知之自今為始凡事諸承旨直為處決更勿使予知之也○大王大妃殿傳曰削黜罪人洪奭周效○禁府章記削黜罪人洪奭周效事承傳啓下矣臺啓言張不得舉行事傳曰允○大王大妃殿傳曰日前傳教已為頒布而改院事極為寒心大抵無論某事雖真固不得舉行事諸承旨齊會院中以為爭執與不爭執之地而連二日無一人來只使同副承旨一人

在院豈有如許事射道理乎同副承旨外并施罷職

之典趙秉胤徐戴厚李根友南獻教李公翼

三月京監洪學淵狀啓朔寧郡一百四十餘戶一時燒燼人命雖不傷其勢驚恠無比殘邑荐歎之餘又當如此意外之事農節窮民失所棲遲乏狀如在目見營邑雜顧助終不可弛心宣傳官一人別定下送一遺摘奸一遺無使澳敬期於安息之意慰諭圻營雖云有申飭凡百事更為各別察飭別恤典亦從速題給不日內使之奠接大抵百餘戶當如彼之慘境道



臣不遣一親裨豈有如許寒心之事乎本道、臣施  
以越俸之典○葉房入侍時右相李止澗所啓近聞  
而捕廳所捉邪學罪人多至屢數十人或有所送秋  
曹者而舉皆抵死迷惑其能感發悔悟者絕少云此  
類之無父無君曾亥秋禽獸之不若而好生惡死人  
之常情此則不徒刀鋸桁楊如赴樂地愚夫愚婦靡  
然向風雖以未現最者觀之其凶黨醜類之糾結隱  
伏作爲根窩者將不知其數彘倫之數敗習俗之漸  
降已無可論而黃中如蓮之愛不可不念此蓋辛酉  
討邪之後意謂此類革心革面一向拋置以致潛滋

暗煽種下種生至于今復此熾蔓而葉之誠燎原之  
訓不容少忽而都下差是外道可知又聞關東亦多  
有被捉者到今事勢不得不嚴加鉤詰一切鋤治以  
寓生道殺人之義先以此意另飭左右捕將益加譏  
調無遺搜捕未肅拜刑判令政院牌批使之勿拘齊  
日逐日間座到底嚴覈而如有終始執迷之類并令  
不待時用刑亦爲措辭行閑於諸道以爲各別搜捕  
之地京外五家作統一條辛酉討邪時例俾不得如  
前匿迹何如大王大妃殿若曰依爲之所謂邪學近  
忽滋蔓予亦有聞隱憂在心將欲下詢以到底鋤治



之道矣即聞大臣所奏蓋知其不知驚愕何言人之為人即是彘倫而已而念其術數絕倫紀人之常情好生而已而一惑其法以死為榮離身扶禽獸豈至於此若不遍搜嚴治則無遺則非徒國不得為國人類將絕而後已辛酉獄事雖云差隘到今思之尚有漏網而逃今審別熾盛之前嚴悉捕捉以為斬革除根之道且聞日前各官有官人名色者亦為見捉云尤極痛恨此後則不但名係官籍離身在各官果執真贓則捕校告于該官次知捉去為當矣而捕將林曹堂上固堂入侍面諭而姑觀其舉行如何大

臣以此意申、嚴飭至於四鄰及各道按節守土之臣各自警惕到底摘發期於勒滅渠徒處如有行邪術之恠異物件則亦為盤覈其所從來捉得其人而其人雖非染邪術者施以別般重律可也○三司憲

宋冕 鄭執義 鄭時和 司諫 金秀 蕭 蘇 納 林 肯 洪 校 理 李 魯 奎 正 言 李 濟 達 柳 未 維 副 惟 金 基 結 合 啓

中洪爽周事停啓○傳曰前左相洪爽周蕩滌叙用○初謂綾陵○傳曰予小子嗣有歷服五載于今始克抵謁仙寢恭薦洞酌曷敢曰粗伸慟慕而亦不可無寓意之采陵司令鄭世顯陞叙奉金啓泳陞大奇僕以下諸真役依癸亥年例施贖局內陵官各內



下上柱方一張京監洪李潤內下鄂皮一領地方官  
楊州牧閻永勳內下方天一部賜佑○大王大北殿  
傳曰初行涪陵之禮回臺萬母子心欣幸無比追念  
十年前事其所情 益新一遷思之今日此事不啻  
新奇慶祝而已不可無示意之來自內欲為施賞陪  
從承史閻臣空室劄提管兵曹謹即大僕寺堂郎及  
吏隸徽扇金鈇銀水晶仗差幅并別單書入各賜○表東○  
各到在講幼李尹載善製述進士任而表并直赴殿  
試○備選司以具載龍馬濟州牧使○入侍時右相  
李山潤所啓當此春煦舒長之時講進行將連開而

奏講閻臣近為苟艱云前判書朴禧壽叙用仍令該  
曹口傳付軍職使之輪回進奏何如答曰依為之○  
又所啓諸道放未放冊子終已下而再昨於北閣  
七尾身令之島配者皆蒙赦此輩無良不法之徒  
奈何犯俱係贓汚而所蒙不及其身寧配後過周宗  
遽而置之全釋之科有若尋常徧配之遇赦輒放者  
然朝家每以貪風日熾為憂而畢竟施法之不嚴一  
至於此時何以使墨倖知所懲畏而維此輩後豈為  
吏亦所能悔罪目新痛按四習乎今然思需之下雖  
不敢仰請還配而其任懲貪之道不可使便作無故



島配諸伴之蒙赦者并依并濠畔例施以放逐禁錮  
之典似宜故敢此仰達矣大主大也敬答曰所陳誠  
是矣依為之○又取啓目前德漳府赦差官之行不  
能操束其從人多有齟齬之事列邑委繫傳訛喧藉  
名以行臺良有如詩者取不而接以不足責而仍直勿  
論當該赦差官李廷憲令該府拿回嚴飭何如答曰  
依為之○行瑞慈始○判禁申在植疏引答曰官箴  
不可沒刑而宗補既如此今姑許過○親行北苑望  
拜禮

四月備邊司啓昨秋以逸貨中兀屬玩好者一切痛

禁之意慈聖下教肅正息惻此原出於抑奢惜費之  
盛意瞻聽所及孰不歎誦自廟堂即為成出新禁節  
目啓下知委於譯院及灣府矣今聞使行回行物種  
之冒禁出來其亦無異云朝家飭墨未乾而譯家革  
之漫不知畏者此非在渠有別般利害而然特以視  
朝令尋常謂孔科無誰何之致苟有一分紀綱寧  
容乃爾使臣之不能操縱檢察之失在所難免回還  
三使臣並罷職首譯籍使渠無身犯行中事焉敢口  
不知當該首譯令該府拿問勘處邊政專在灣府而  
新令之初一無糾摘搜驗登啓便歸文具為在其掌



禁之矣乎惟以護市言之日子定限之後又復依口  
潤狹並共撤還欣心而尚無報來未知事情之如何  
而撥以果行亦涉踈後該府尹一辨施以謹嚴之曲  
柯如傳曰先○直閣會圖五點徐有蓮李時愚趙徽  
林李徑在以上取四人待教會圖五點南東哲洪在  
龍鄭基世沈敬澤○有政以徐有蓮為直閣南東老  
為待教○備過司以南復懋為美州府尹○刑曹眾  
人李召史權得仁李光猷南明燦女阿只業伊阿只  
喜順阿只今日西小門外不待時斬事○大五大妃  
戲傳曰呂州共他邑有異弊之難支之狀既已聞之

不可仍置就其中民戶流亡還五十七百石零依江  
率已施之例特為節減以為漸次蠲赦之地○判府  
朴宗薰劄曰昨日府院吏來言提系但病監膳間負  
時則辰刻已屆矣臣亦適有賤疾未克趨進於是寧  
喉院至請牌台副提調承諾監進其差晚可知常膳  
監視侷重義廉時刻最早確有恒規而推諉迂就禱  
越皆尋未知前此曾有是言撥諸義分悚慄極矣聞  
禮之罪臣共僚負一也不能掩寧之罪臣竊並之慙  
茲兢惕靡所容措茲敢仰劄自列恭俟處罰伏乞亟  
降嚴誅以警不職焉某不重職事先期停當恪謹無



違自是常分設有偶然疾恙何可臨時推托以致顛  
倒磨給守臣雖急不自訟終不可以厚恕今喉院捧  
親告施以譴罷此合事件僚提之不肯替進有非先  
公之美風重推之罰亦不可已矣答曰此豈卿目引  
之事乎誠過矣譴罷重推之請依施口行却亦安  
先直疏曰汝見喉院却提采批旨下者有本院提采  
罷推之命及捧現告臣名狎漏竊不勝瞿然慄悚之  
至昨者廚吏以兩提采之俱有病故未告臣之固當  
劾刻進留而臣不伊日既未仕進不得已言送請牌  
使稟重帝膳竟致過時監進事件年損原其悚惶而

論其所失臣與諸僚宜無異同其何可苟然律違不  
思所以自處乎茲敢略效自列短章陳暴伏乞恩賜  
毒分以安私心以昭法紀云云若曰卿則未有失何  
頂目引乎○左尹李敦傑疏曰臣即伏見禮曹尊記  
下者今番庭試初試有冒赴恩賜儒生至請拔去查  
治臣於是稟有昏謬不職之罪科試法意至嚴且重  
而給分係是特典陳試自有常例敢於此生心容奸  
今遽有未嘗獲祭於解額者此未嘗呈進於該曹者  
并皆冒赴無所憚畏壞亂試法犯科者有司存焉當  
有考律勘虛而臣是主試之人也苟能威嚴明察則



冒法生弊寧或至此反省惶息無不自容奏御文字  
之一字誤書古人以為死罪况御覽榜目中誤書者  
不心於一字自有曹啓論警其不能審慎隨處生疵  
者又如是矣臣罪至此尤非薄罰之不可赦故敢露  
章自列伏乞聖降處分勅臣當被之律以廉試解以  
懲後冀答曰冒赴之罪在儒生若卿何有口行護  
徐左輔疏曰臣猥忝厨院提舉亦已久矣上供之地  
事係重奉公之役少不當勉而乃者昨日事在  
倉猝容族不得且有壞病冒煩懸頭畢竟至於晚時  
暨捧臣固滿心悚惶無地自容繼伏見却相劄子此

聖批下者在臣薄罰心於向備臣於是尤不容措躬  
之所也當初懸頭雖在他堂顧其為任均是提舉則  
臣豈敢謂非當次律違當勅也於左右思量不容侃  
默短章目列仰儀崇嚴伏乞聖明聖勅臣同被之律  
以為人臣不職者之戒若曰卿則無所失故已備  
問矣○吏判趙廣亦疏曰臣見擬嚴試讀券官之望  
例當隨碑義不候駕而第臣於日前是公之錄忽添  
非時之泄膈瘡臍疼貼席委痛于今七八日矣粥飲  
猶滯燕餌罔效似此實狀無望禱求恐不得不擔詔  
朝房略控短章伏乞聖明俯賜鑒並特命改標於原



望仍治臣瀆獲之罪答曰卿其安心調理○傳曰殿  
試官望本無其法無端改換以入之當該承旨遞  
差樞大○備過司以朴政壽為咸監○傳曰殿試  
官改望有年事弊改望○同休紙施行前大提李  
疏批選收更以前牌昂為推提○右相李心淵不啓  
秋曹之論罷捕將輒以屬司為批而各該司之為六  
曹屬司者何常有目六曹論罷其堂上之例乎捕將  
如有所失不可不糾誓則秋堂批京陳疏以待處分  
可也何必尊託請勅其即官無別字格例不閑宜  
有一番釐正故因言端敢此仰達矣大王大妃殿

答曰依平奏獲正可也○傳曰新及第李廣慶賜學  
○傳曰大司諫許遜閔永勳除授  
五月傳曰雖有情勢偃蹇鄉序不為差班者豈有如  
許事体乎礼判鄭元容下義禁府推考○備過司以  
金蘭傳為平監○有政以朴綺壽為內閣提李金興  
根為直提李李光正為江監○傳曰前後飭教何如  
而既入閩中不為甫翁又復經出授以事体萬不可  
駭情勢自情勢分義自分義此不可仍而孟之礼判  
鄭元容施以謹罷之典○大王大妃殿傳曰一日朝  
宴申飭之後邪僮執捕者絕平之此是捕廳之玩愒



全不動念而然兩捕將平當嚴處而為現未頭姑且  
更飭如或一向解弛則不可無別般重勘廟堂以此  
嚴飭此將不廷即勒蕩任其滋蔓則更有累國靡然  
人理滅絕之慮此豈尋常者過者乎大臣出去後招  
致捕將益加面飭可也○宣惠堂上趙惠永可啓近  
來外邑滯納之弊便成一副例套其誣之數歲窮民  
有難督徵而其案則民間未辨非無零瑣吏胥翻弄  
因有紀極期並不懲納無不徧晚懷故敗傷尺伯冰  
之許多奸狀不一而足京司促令視若文具巡營翻  
閱便作休絕正供法意何等嚴重而與言及此寧為

哀痛今以奉廳言之除却已及上聞或許排捧及班  
卸當徵者外通計此年未收共全不納昨午當捧條  
則數萬不些煩難志陳以邑則至為五六十處臣所  
月而己為定限嚴飭而不納無多一向延拖此而查  
之其可曰國有法乎當該守令所當并請嚴拿不飭  
之道臣亦當論責而多邑迎送不可不念姑令各該  
道臣量其程道遠近事勢難易定日行會使之  
準納而以今七月內為限先將日身排定者修成冊  
報來如又過限自奉廳直為論勘外此各樣未收並  
加催提而成以奉今年當納之限亦依事日所載施



行毋敢違越事一体申飭俾作先甲之令何如上曰  
依為之大王太妃殿教四每於京司有後退之致故  
外邑時而稽滯事体不在極為駭然若又過七月則  
勿為更稟直為論勘可也

六月禮曹草記一兩或霖遂至跨翔椽樞受損誠極  
恟慮祈晴之舉不容少緩依定式往設大臣則亦以  
依已例設行為四門禁祭不下日今初三日設行  
三日而止事傳曰允○備遣司草記畿湖兩道及四  
道畢脈狀啓今已齊到自後廳可以稟處者當為依  
例舉行而至於捕廳各人不可不板例論賞謹依上

辰已例自本司別單書入而洪大明白大顯捐助家  
多其在激勸之道不可拘於資格并先付加設六品  
職守令待寮差擬金永述金鳳柱金聲應韓翼彥  
金仁臣田元龍郭納惟有差等塔梯俱合一視並守  
令差送安景燾先差中衛將後本道中軍作寮差送  
韓用濬李璘恪朴圭瑞并加設六品職調用劉益源  
數帷稍遜既有初仕履歷并加設六品職調用隨寮  
廷轉徐璋輔李有達金致夏并本道中軍隨寮差送  
蔡時福過將待寮差送于禹大李良遜并本道僉使  
差送金一麗既是前司勇七品寮職加設單付李裕



成等五人并过将随原差送李達根等五人并五衛  
將除授李再光等六人并本道從自願區處之意分  
付該曹及該道事傳曰允○大王大妃殿傳曰翼積  
公祠板久未官身奉洪祐成今日政江東縣監擬  
入○右相李上淵所啓嶺三倉漕船合十四隻及湖  
南執籌船四隻具載之報次第而至誠不勝万：驚  
心此乃嶺漕設置之後初有之事苟使裝運護送等  
節如皆盡誠則豈有許多船一時致敗之理乎以設  
船日子論之五月念後始到格浦法聖之間者其數  
月逗留已足意外中間作奸何变不有此不可不到

底窮數依正廟甲寅例監色沙格等令湖南道臣并  
提致管庭嚴刑鉤問星火馳啓領運各差負及護送  
地方守令邊將等自該曹該廳回啓請勘而終始失飭  
之嶺湖道臣并從重推考當此經費因涯之時又有  
慮慮所不到之狼貝如不量入為出預盡省約則一  
年支計萬無其策此政上下警惕別般講究之會也  
按籍計而斟酌贏絀即有司存而應天弛災之實切有  
望於躬先節儉故敝此仰達大王大妃殿日近未稅  
船致敗之報比多於前或值恠兩狼風蒼皇中狼貝  
無恠而嶺南董飭若能一心憧：則豈有是理難以



沙格輩言之許多奸弊無所不有乃至於年增歲加  
民間粒、辛苦之膏血作爲渠輩中間消澀之資使  
國家未免坐失者寧有如許痛惋之事乎今番許多  
船致敗也謂奸情之必有而此若不嚴加處置未頭  
之憂不知將何屆并依所奏施行躬行節儉之論所  
陳甚好而今日宿對進定專爲講確此事也大臣典  
戶惠堂爛南節省之方条別以入則難至難之事予  
當不靳聽施須深思好策以爲對揚之地可也○戶  
判李紀淵所啓臣職忝掌賦帛有區、愚衷故方欲  
一番進達之際今仗奉慈聖殿下遇災警惕爛南節

者之下教不勝萬、欽誦第伏念國家經費之所自  
出卽度支也而連值凶荒賦稅大絀存經鉅役留儲  
如洗雖塗東抹西撥下撐上而分祿焉不能繼朔須  
首焉不能趁早艱辛繡縫苟且捱過之狀殆有因以  
後所未有之良樣而不出幾年又將無因而乃已可  
謂哀痛之又哀痛矣况嶺瀟湖艇之多數致敗一年  
支調之策九萬、因措爲今之計惟有十分如意到  
底節約宮府一体上下同心確有別般道理然後始  
可謂歲計有餘轉危爲安之機而定式應下雖不可  
遽設裁減至在標紙別入卽我祖宗故規之未有若



也近歲以來未免駸々然濫觴而雖以先祖時言之  
或有因此事陳疏請寢至蒙反汗之命至今稱聖德  
事矣試以四五年来各種別入略緝計折殆近二十  
萬緡此因穀經大札不得不然而較者已注即係初  
有且以紙地席子等物禮言之目下會計非無遺在  
而事關事大所重自別一經勅行其別使則今日遺  
在後必加下此不可謂遺在取用無闕經費也明矣  
蓋生財之方無過於節用而目下雖有裁省之采若  
使別用猶復如前則烏在其節省之意乎此等处若  
家洞然照燭終始留心則民國慶幸無大於此而貫

枋紅腐之美又期復見於殿下之世矣日本踈濶全  
昧理財之要此時此在自分債誤而敢效執藝之義  
竊附無隱之道有此願忠勸祝之言惟聖明垂察焉  
大王大妃殿答曰標紙別入或因有不得已之事而  
從今以進自內各當別節省自外如有難處之事一  
並草記外此益加裁省俾為瘡補之道可也○宣惠  
堂上趙盧永所啓各道遇災給穀近十萬結則內而  
京貢餉外而營邑需各樣餉之分穀裁減自是法例  
而至於昨年則災結合為八萬六千九百餘結故外  
道則雖為減分京貢則不為采論矣見今運船臭載



至為十八隻而其中本庫納穀物都穀二萬三千餘石矣近來田結比古大絀雖在常年每患入不當出況此屢歉之餘蓄儲既罄賦入太縮而又有此無前致敗之患言念國計原為因措第規豐歉量入為出制國用之常法也以昨年災總與今番事統以計之應減之數不但止於十萬結而已事到迫不得已合有通變之道自今年七月至明年四月京貢餉十分一減分磨鍊以為支調之地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特以十五分一減分施行可也○又平啓今番嶺南之漕倉廩之十四隻致敗事未而有萬、獲

駭待其具格啓聞從當稟處而至於大同米之全冊裝載大違法典其在重漕政社後弊之道不可直而勿論當該三漕倉捧稅都差邑守令為先施以先罷後拿之典何如答曰依為之○大王大妃殿傳曰極米之分給不致敗地方附近民戶雖是法制今當許多之極米將為湖南民難言之弊是不可不念三漕倉兩處負載十四隻極米太特依壬子年例從民願裁賣以錢上送切勿分給民間事廟堂星火知委在湖南道臣處○備邊司啓曰都下米穀乏貴民情極為艱遑惠聽頒貢一時為急而近因江漲各處徭稅



船之水下游泊者要之望潮可以運到捧下今將地  
部別管別庫米隨其見在之穀使之先為推移磨鍊  
須給則磨可為目下解渴之資以此意分付戶惠廳  
以為方便共濟之地何如傳曰允○刑曹刑李罪人  
李光愚女長金累時而英喜梅任責任成任老沙當  
日西小門外不待時斬事○傳曰向來處分是以一  
伸日而特除意有在焉而又稱在外不若日次極為  
未安藥房提調鄭元容令政院嚴飭上來○大王大  
妃殿傳曰今番稅冊具載歷日思之猶驚歎未已言  
念來頭事勢窳不知何以措處貢佃減分已出於万

不得已而此外節者之方廟堂與戶曹堂當講究  
以聞自上亦不可不先有示意之采自來朔至明年  
四月各殿每朔所入草注紙特為減半俾一分裨於  
徑用○傳曰前後飭教何如見任所重又何如而一  
向偃處終不變動事跡道理寧容如是徒以相持大  
閑朝綱葉房提調鄭元容坏沿投畀○備邊司以徐  
箕淳為江華留守○政院啓曰應教洪祐誥飭教之  
下為有私義之難安奉牌闕外不即承膺事跡所在  
極為未安兩當重勘而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何  
以為之啟稟傳曰堂下官之啟為奉牌極為駭然自



改院更勿以奉牌等說煩稟即為捧入肅單謝恩應  
教洪祐誥○入侍時右相李止淵所啓臣於向筵伏  
奉慈聖下教退典戶惠堂及諸宰商確徑用節省之  
方後有所停當者謹此系列別單仰請裁處而臣才  
智庸懶不能大有變通以為永遠之圖其所鉤列若  
是零瑣而止伏不勝慚悚萬、非謂此數足備當年  
支計而今日上下若以制節謹度為務則得寸亦寸  
自可隨處見效臣因此而又有仰達者各司冗費之  
浸廣專由於負役加出之多此皆朝家酬勞差給者  
而今無以一切澄汰苟能隨潮陞實豈或年久自在

近年員役輩代定便作恒例無論身故與罷退輒告  
移給雜欲陞實便同不皮之毛始不過於拘私終自  
歸於害台末流之弊實非細故自今雖父子代定歲  
防一切然後加出有漸次區處之道公用無科外浪  
費之患此亦節省之一大助另飭各司各營作為不  
刊之定式俾得永久恪遵之地何如大王大妃殿蒼  
曰戶惠廳裁省別單詳細考覽後當啓下使之施行  
而各司加出今聞卿奏非但耗費而已揆以法式寧  
容如是此不可不設禁另飭各司俾無得毀劃而廟  
堂亦遠、察飭可也○大王大妃殿傳曰前中軍千



璣英相當守令撥入

七月備邊司以金煥為平安兵使○大王大妃殿傳  
曰以極米數及人命淹沒觀之雖似無奸情其不謹  
領運無前多數之致敗者其當如何哉依英廟朝丁  
亥正宗朝甲寅前例三漕倉差使員令軍門江頭嚴  
棍仍為遷遠充軍各船亦沙嚴刑準三次後遠地定  
配其餘監色沙格等加刑一次懲勵放送事分付○  
大臣清對時右相李止淵所啓今聞洋漢提得可見  
捕校輩誠心舉行極為嘉尚而如卹進告人發憤效  
忠安得嚴探而掩捕乎其在降勳之道不可無別般

酬賞進告人令該曹問名先為加資仍差五衛將相  
當外職隨窠浦用該捕校善地邊將待窠差送之意  
分付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大王大妃殿  
傳曰大凡按獄之道不全在於刑威盤詰有糸理則  
情節自可從露蓋洋漢率來其計至濫其費甚鉅則  
非諱宦馬頭輩亦獨辦之事設如渠輩指辭既欲為  
之教主而清來云入境後尊奉師受朝夕講討則居  
接衣食必有其處出入交遊必有其人群臭呼吸不  
無相關則任其所之不知下落云者理所無說不去  
且以異國之人不知風俗不通言語山川道里莫通



所向苟非渠輩指道而安接則彼羅鄭兩漢雖欲動一步而不得矣今日不知下落云若是豈為教主請來之意乎洋漢二漢之自初居接主人投來仔細盤問則雖或屢易居接次、相告可知今日去處如是鈞核之際應有端緒之可得者劉趙鄭三漢更加嚴訊期於得情○兵判前聖趙東鉉落點○上權徐有渠疏請致仕答曰正廟逮事之人漸至無幾卿何忍便為相捨所請不允○大王王妃殿傳曰今見圻伯狀啓楊州牧使罷黜未知何事而不過是本邑弊殘之局於心厭薄而世人、只為好窠外任而少有若

為輒欲棄之則國事將成何樣似此無嚴駭妄之習不可仍置楊州牧使尹義倫即其地定配勿揀赦典雖以圻伯言之不能嚴飭一守令使之視務畢竟從其所願至清羅黜寧有如許事跡京監從重推考○傳曰今年水災可謂極備伊未稍有霖意深望其夫收今又若是大害言念民事萬、因措再次禁祭令該書不卜日設行獻官以堂上閣臣填差○大王王妃殿傳曰捕廳事萬、駭甚矣當初首能十分嚴明則犯眾諸漢豈有知幾逃避之理而雖以近日事言之茲捕命下已至多日尚不就捉如此而朝家設置



捕廳將焉用哉不可但以寒心言左右捕將所當遠  
配頭目軍官亦當回未充軍而向日該廳單記之姑  
為留中意有所在為觀從速捕投與否當有處分特  
為戴罪舉行之意先為分付使之自量為之可也○  
大臣引見時右相李止淵所啓式年科期不遠京外  
試官行將差矣矣科制蕩然無弊不有而有司苟能  
得人寧或傷屋不歲考試不台取侮於多士貽笑於  
八方乎初不能慎擇試官而徒悌咎於士留不古者  
適足朝廷不尊人心不服而已設科本意豈置然哉  
另飭銓書必以秉心精白持已雅重之人十分擇擬

而近日凡事先事則每若勤飭後事而無復科警賞  
罰不行勸懲無聞習俗之相玩法網之解弛職由於  
此今審別事過後另加採探如有挾私犯科致有物  
訟者斷當隨現重勘不少饒貸以寓意預示先甲之  
飭何如大王大妃殿荅曰科場救弊果莫如擇試官  
每當科時必不董飭而終未見一番實效此果試官  
無善為之人而徒歎抑亦不畏法令不欲善為而徒  
歎為朝廷誠可寒心臨時慎擇過後糾弊并依所奏  
而各道試官下去時依年前例廟堂面飭以送可也  
○又所啓臣於昨冬以使行時赴遊人數減省事定



奏蒙允而繼以休玩雜物禁斷之意慈聖下教諄復  
絕嚴庶可以痛革舊習永杜後弊矣今春回行又不  
無冒犯者論以紀綱不勝惋歎而近以邪類現投者  
言之人心之陷溺世變之層生令人膽寒而魄栗矣  
其締結排鋪可謂乖今斯今則首究其源何莫此邊  
禁不嚴之致乎既從進埋當俟獄事之結梢而未頭  
操飭含有朝令之中飭就以書丹一種言之蓋本末  
未元在禁制而近因蕩然以致妖書之尋常流出自  
今曆行焉始蓋本丹子中凡係裨說雜書一切不得  
帶來之意添入於禁物節目以為一躡搜驗之地而

後市開撥終有不能遵奉之慮更為別般嚴飭使之  
定其期限明其約束而到底糾察如是而猶復有挾  
私冒越之弊則犯者直於境上用律地方官及差使  
員并為即其地竄配事永為定式施行何如大王大  
妃殿答曰依為之邊禁有國之大政常時不嚴已極  
寒心而更為嚴之料矣如有犯者一切以法從事邪  
書邪具皆送書丹雜物中混同派出來者雜書雜貨  
若不出來邪徒難欲購來其可得乎使之到底搜驗  
毋得一種潛越之弊可也○大王大妃殿傳曰依年  
前例各道不遣都事而使監司主誠似好試事秉台



都事與監司一也而此時為沿路一分除弊亦無妨  
以此意自廟堂知委○大王大妃殿傳曰漢城判尹  
之去就不欲更言矣除拜已為多日至于今尚無云  
云未知更有何處義之事而推以事跡不容一向乃  
爾詞訟衙門非但許久曠務之為可問近聞溝途而  
進溝閣臣甚為奇艱即今急且大之事豈有過於進  
講字為或意到於此亟即上未出入溝途而寂無消  
息實為慨然以此意即速知委上未與否使之自量  
為之

判尹鄭元容

八月備邊司啓曰各道試事既令道臣主之此時發

巡必致相妨向於甲午春亦有仍此停巡之舉各道  
秋巡依已例使之停止甲午因大臣定奏文東堂初  
試令道臣合設試取試科令兵使都聚試取今番既  
用甲午已例文武試取之視亦宜通用知委諸道令  
道帥臣合設事分付該曹何如傳曰允○判尹鄭元  
容疏曰臣大質虧矣身名謬矣但壯漸痛屏投荒郊  
木石與伍萬念灰冷猥蒙寵眷屢加甄錄繼之敦諭  
令臣就列臣積犯通慢為罪實大而薄謹旋容恩旨  
如故且以臣溝壘舊綴慈教諄懇使之依前出入臣  
首有一分可強之勢何敢全昧分義更速孤負之愆



我臣之一步難就之義非惟同朝之所共見諒稍避  
行路之人而問之夫知臣情與勢之不可復就矣始  
言者之論臣集天下至卑賤登醜穢刀細鎖之目并  
皆投之於臣彼街巷賈販非理相詬有以似此愚辭  
而戟手叫嚷則當之者必掩面塞耳羞行於州里之  
間今以下流之所不忍相加者顯施於台朝之上此  
殆臣行已無素有足以取人侮蔑而然也臣固窮  
無狀不足備數而忝通密而叨榮顯備三朝禮使之  
末今為四十年許而顛毛種齒亦老矣藉曰其人  
固不足惜獨不念重官名而尊朝躰乎臣今遠處非

但臣一己之僇辱而已由臣而貶士夫之恥由臣而  
為朝廷之累臣罪到此何以自贖今若舍垢包瑕復  
齒周行四方傳為嗤笑僅輿隨以指點則是由臣而  
重貶恥而更為累也臣何敢為是何忍為是溫諭嚴  
旨前後隆摯必期疏滌塗飾俾開榮進之路臣豈不  
感極涕零愚衷自激而滓垢之過非薰沐所潔黥劓  
之毀豈息補可完維仁天澤注之澤不能蘇枯朽之  
株若慈母顧腹之息何以療疴廢之姿洪崖從荷於  
耳造微諒莫四於邊進行積分際合置何典臣以世  
祿餘裔受恩偏厚前埃圖報素所蓄積而立身一敗



志願已違永負彈竭之初心自孤成就之殊私生將  
為屏棄之蹤沒將抱不瞑之恨杜門自省混迹田間  
懲慙忱誠惟有夢寐結草酬報當俟末世而已情勢  
窮迫言不知裁伏惟聖明天地於臣父母於臣臣  
情而憫憐之諒臣心而矜許之仰冀東朝亟降威罰  
永刊朝籍為人臣溺職辜恩糜義慢命者戒焉若曰  
臺言之忽及於就事論事之外惟意論析無所顧藉  
予極非之故不以言事而進斥之矣卿之無卡只以  
朝觐為言者還是老成足可使言者愧之而予之  
晰於卿者亦不須費辭焉也為念禮使之義有前後

處分日前東朝飭教極隆摯在卿不特一伸而已無  
復相持即為上未肅命○大王大妃殿傳曰洋漢提  
未云甚為多幸盤覈之節不可一毫踈忽先提之范  
哥及劉丁趙三漢一躬嚴訊期於得情○大王大妃  
殿傳曰今見捕廳啓目洋漢一并抵賴終不輸款甚  
可痛惋更為施威各別嚴覈期於得情○傳曰判尹  
疏批已下于今幾日仍無消息未知果有何邊巡之  
端而敢勅亦覺支離自改院促其上奏明日內肅單  
捧入○戶曹草記法聖及嶺南三倉船係已點檢而  
點檢之拖至八月設漕以後初有之事也雜錄多月



久遼海路艱險之致而此若曲怨則末頭必有做此  
故淹之留其在嚴漕法杜後弊之道不可置而勿論  
嶺南三漕倉差員則已以臭載被罪不必置勘法聖  
金使林亨壽待各倉準例令該府拿問重勘事傳曰  
允○傳曰洋漢已就捕不可一任捕廳舉行并移送  
王府設鞠嚴覈期於得情○禁府范世亨羅伯多祿  
鄭牙各伯拿囚啓○禁府向事郎廳四單洪永圭金  
基濬朴承輝韓啓源○以開城留守李奎鉉伏啓云  
言眾人朴春成等具格歲囚以待處分事以承傳色  
口傳下教曰此事何以則為好遣史官鞠廳問于時

原任大臣○今日推鞠時范世亨羅伯多祿鄭牙各  
伯拒辭○兼春秋李昌庭書啓臣敬奉聖諭馳往鞠  
廳問于時原任大臣則領府李相權判府朴宗薰右  
右李止淵等以為民志陷溺世變層生居盲賤商即  
不過么麼賤氣之類而乃敢包藏凶器肆放凶言憤  
惋之極良欲無言臣等後伏見開留伏啓騰報即  
求對請鞠而鞠坐才張勢難容旋擬待推案封啓後  
相率趨詣矣際伏承下詢之命觀於囚供其言則不  
道其計則不軌王法莫嚴輿情善切關係實大寃數  
為憲亟令王府拿致在囚諸漢設鞠正法斬不可已



矣荅曰知道○大王大妃殿傳曰觀此諸大臣敷奏  
則清松營在囚諸漢拿鞠警憤痛駭無恠如是之情  
而雖以狀啓觀之所謂朴鄭諸漢不過殘虐賤商愚  
蠢沒覺自犯不道無他情節根窩之別可究覈者既  
的知無所究覈不必拿鞠無益於事徒為騷擾使松  
留諸漢之罪犯分輕重以聞無辜之民或有被告者  
詳細查覈俾無橫罹之患也○時兼任大臣領府李相李止淵相荅曰揆以事軀拿鞠之請不可無  
矣而觀於諸招帖可笑而無足道也既無窩根情節  
之可以鉤覈則分輕重用當律無間於京外東朝處

分誠為至當非但特輕一時騷擾之弊卿等亦當有  
以仰軀矣仍傳曰此批荅遺史官傳諭○初九日去  
衣相鞠時眾人范世亨更推刑問一次訊杖第九度  
停刑羅佶多祿更推刑問一次訊杖十一度停刑鄭  
牙各佶刑問一次訊杖十二度停刑劉進吉丁夏祥  
趙信哲招辭○政院啓曰判尹鄭元容問啓登之肅  
單捧入奉命下而謂有情勢不呈肅單直為出去事  
軀所在萬々未安推考何如大王大妃殿傳曰朝廷  
之上無此一人誠亦狼貝而自以謂素執深堅所守  
不度使前後敦諭極費思量者却悖於虛文無可致



之道則使之任其行志而已判尹許進○推鞠時罪  
人范世亨羅伯多祿鄭牙各伯刑問一次訊杖十一  
度停刑劉進吉刑問一次訊杖十七度丁夏庫刑問  
一次訊杖十二度趙德哲刑問一次訊杖二十一度  
停刑○成均館官員以大司成意啓曰馳往泮宮閱  
其捲堂之由則諸生等書道所懷以爲臣等幸逢聖  
明之世久沐菁莪之化所謂法者孔孟程朱之書所  
講明者君臣父子之倫以之扶世教而衛斯文者即  
國家之所信卷臣等之所自期也不幸近日有所謂  
西洋邪術乃敢滓穢太清幾至誑惑半世瀆風教而

亂名分者殆有倍於楊墨老佛之害而甚至有率未  
洋漢作爲教主海外之呼吸相接數下之羌胡潛伏  
此誠有國以來所未有之一大變佐也臣等小不知  
朝家鉏治之典嚴若霜雪而迹屬賢閑目見邪說之  
橫流不容泯默治疏叫閣以寓辭闢之義茲論閱月  
連值齋任之或稱在外或以病遞拖至今日不能對  
揚聖朝聖育之化以此情迹何敢抗顏入堂乎退伏  
私次恭俟處分之故多般開諭終不回聽何以爲之  
敢稟之傳曰邪術之滋致滋蔓良是痛惋今見諸  
生所懷言正而義嚴衛道之地合有此論至於鉏治



之方未嘗踈忽則捲堂之舉誠亦過矣斯速還入之意即為曉諭○上護徐有樂疏請致仕答曰朝廷眷舊惟卿巋世予豈捨卿亦何忍而引禮之是至再愈摯亦何可一向靳持不思始終禮遇之義乎所請特為許施○大王大妃殿傳曰連見相案每至一言而已無他指辭究覈之節玩愒而然歎諸漢狼頑而然歎一向如是則設翰何為諸囚更各別嚴刑期於得情○相翰時罪人劉進吉丁夏庠趙德哲刑問一次訊杖七度停刑南優灌指辭刑問一次訊杖十三度停刑金濟俊指辭刑問一次訊杖十五度停刑○

翰履卓記謹依判付罪人范世亨羅伯多祿鄭牙各伯等稟首警衆次出付御營廳事傳曰知道大王大妃殿傳曰設翰之意為其究覈情節而今見設啓既已翰款美名無更為盤詰之端大抵其前後所犯不可但以因赦言劉丁兩漢棒結案以入趙哥移送秋曹依法正刑南金兩漢更為嚴刑得情○相翰時罪人進吉夏庠奉結案南優灌金濟俊嚴刑一次訊杖七度停刑○刑曹奏判金正喜上疏大槩臣於刑堂自引之章私意難於躡仍冒陳短章冀蒙鑄改事答曰所請依施其稟疏曰即伏見刑判臣朴倚壽疏本



則以察案間事不可冒出為辭至家射諱其所云不  
可冒出即指臣為言也臣於此判堂有象所共諱之  
私意難冒者而有不敢上煩宸聽係已尋單矣今於  
判堂自引之後尤不容尋刻是然不暇緩詳呈告茲  
破短章自列仗乞亟命錫改以女微分云○大王大  
妃殿傳曰今見諷啓金漢甚為愚蠢無更問之端南  
漢情節雜甚據禎與劉丁兩漢所犯十異一并出付  
秋唐以為酌處○禁府罪人夏庠年四十五結案白  
等矣身根脚段父着鐘伏法父矣父載遠故母柳臣  
史生存母矣父恒故胎生廣州馬峴隨父母長養是

曰多可移居于南部後洞契入籍居生是半旅行之  
節次段矣身以辛酉餘孽濟其世應西洋邪術釀為  
家計扇妖惑眾猶曰細故變姓匿跡將欲何為蓋其  
惡國之心則積有包莊必欲易俗乃已若不出傳法  
是白在也年而文讓之寢嗣永之善凡其逆節凶畜  
無不護法傳神托耒屢萬里異類之人而神父教主  
潛結腹心作為三教年歲課之事而進吉德哲打成  
指使根窩之滋蔓漸成醜黨之醞釀已深至於金雀  
三童之入送洋中而惜匿又極矣眼無國禁何責於  
矣身而口藉教可知者其心辛酉之劇逆而未必



設施之至此帛書之至凶而今有成就之容易則究  
厥真贓一串有未論以背國萬教猶輕謀反不道的  
辜遲晚的只罪不待時斬事罪人進吉年四十九根  
脚段父季基父矣父益海母安名史並故胎生於南  
壽東個移去于同部笠井個行凶昔次段本以賊匪  
之賤有此鬼域之行染却感衆十有餘年率俗亂  
紀萬裁猶輕文謨辛酉之獄嗣永帛書之憂思之凜  
然何等凶逆而笑身以么麼譯官出入洋館締結異  
類至於四人之多容易犯禁只在數載之間神父教  
主之稀腸肚互結夏祥明煉之徒根蒂相連竄除良

我人之裝送彼地矣身之設施凶畜則呼吸於彼脉  
絡於彼者吁亦至慘計欲何售何幸三洋就戮王法  
即伸而惟彼兩童已去輿憤莫他則是乃辛酉之所  
不至此帛書之所未敢成者前後所犯明知為異秋  
思亂典章至嚴烏可免謀背藩從謀反不道的辜  
遲晚不待時斬事○松留李奎鉉啓本罪人朴春成  
鄭寬奎等所犯情節屢行盤詰以備裁處事大王  
大妃殿傳曰西漢之罪犯於不道不軌則所當施以  
大逆之律既不設鞫令守臣大會軍民梟首警衆金  
致貞金好得兩漢自初同惡則烏得免知情之律乎



末梢云：惟難取信特以好生之意施以減死之典  
嚴刑二次後遠惡島每置其餘盧錫豐等四人分  
軒重酌處被誣七漢放送○義禁府草記謀反不  
道罪人進吉夏祥等既已承服正刑美應生諸人  
一、查出依律舉行籍沒家產事傳曰允○刑曹  
邪多罪人南履灌全洵俊趙德哲女敬俠李任今  
珠孝任琉璃代鳳孫當日西小門外不待時斬事○  
私留書目凶言不道罪人春成寬奎本月十七日大  
會軍民梟首警衆事○大王大妃殿傳曰法聖愈使  
就囚未知畢竟照律之如何而莫重稅如許久遲滯

今始上納苟如是則安用勞心早捧為也雖以事理  
言之共舉山聖堂兩處稅船同時裝設其兩處上納  
何以延期為之水路雖云稍遠未至懸絕則如是淹  
滯之事極為駭然此而仍置大開後弊法聖愈使林  
亨壽直為遠地定酌○右相孝心測所啓臣隨請原  
任後以松營罪人事聯劄請鞫畢竟特旨判下有  
違於治送之正經未足為伸王章世輿憤而梟首之  
典既行今無容更事煩達而至於兩金漢城死島配  
之命詔出於慈聖好生之德意而第念集既以知情  
自服又况末梢所云不足為必原之證則藉曰至愚



至賤論以法理焉適當律當此憂恠屬生民志靡定  
之時那係凶犯法或挽屈則有非聖人辟以止辟之  
義而將來之慮亦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即更稟戾難  
而方以屢瀆為懼除適差對敢陳愚悃伏乞明降處  
分以正法紀焉上曰卿言非不守經而向來東朝處  
分深存斟酌於情跡之間好生之德有以仰詔今何  
可更為設律依前判府奉行好矣○備過司啓曰捕  
廉邪曰見失之說有所入聞故查問其案狀則女囚  
二名果為在逃而此是情犯深重者云捕廉以嚴執  
之地罪囚防守之有此疎虞事未前有可驚駭如

無屢屬之相應故縱寧或有是初既弛於操束終以  
慢不覓察此若仍置將來之虞有不可勝言左捕將  
李完植施以譴罷之典該守直捕校移法司照律重  
繩逃囚另加設調期於不日捉得之意嚴飭何如傳曰允

九月左承旨金學性疏曰臣於試役退後追聞正法罪人宜  
學經各少欽者赴試入格云臣蒲心驚駭詳考來歷則蓋渠父  
以罪人之兄出為人後遂致拆封時未及查露耳藉曰律非  
收司實則親為猶子乃敢晏若無故肆然為冒赴之計至登  
榜眼者凶孽之無忌隄防之不嚴不可但以萬言痛駭言而臣之  
矇然未覺尤功悚仄之至臣謂慎必欽初試亟令拔去仍令秋



曹施以刑配之典以存國體斷不容已答曰耶請依施○備邊司  
啓曰向以京外試官侍事過隨現糾警之意違奏蒙允矣該道  
試事之善否姑未入聞第以漢城試二所事言之出榜之前已多驚  
聒而儒生之呼唱投石衛軍之潛入偷券可知科場之雜  
亂亦係試體之壞損苟使操束之得宜內外嚴密則  
豈或蕩然至此乎此不可置而勿論監試初試二所  
諸試官並跪以護削之典監試官亦令該府拿問處  
之何如傳曰允○宣惠廳草記正供之昨年末納者  
限以八月直為論勘事已有成命矣陽智前縣監  
韓容前縣監朴耆振威前縣令朴長毓洪州前

牧使金鏐清風前府使朴宗院天安郡守金啓澧沔  
川前郡守金益根椴山郡守申錫履前郡守金炳斗  
溫陽前郡守成暉曾惠津前縣監金大同木川前縣  
監李順興府使李勉教前府使李在獻黃陽縣監  
金箕哲前縣監金華國寧越前府使尹師殷並先羅  
後拿陰城縣監朴宗永溫陽郡守李景愚並姑先拿  
處事傳曰知道○政院啓曰即見文科初試二所草  
記則叅試官韓用幹身病危劇命在頃刻不得已擔  
昇出送場外而試官不備無以設場為碍矣病勢雖  
曰危劇鎖院本自嚴重該試官之處出試闈事未而



有大違經法所當重勘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  
罰何以爲之而雖以諸試官言之不待經稟運先出  
送亦甚未安並從重推考原試重令該漕付標以入  
何如傳口允從重推考○秋到記講居首幼學尹致  
賢策述居首生負睦仁裁並直赴殿試

十月右相李止淵所啓向在途中伏承洋漢潛越時  
邊禁不嚴之該漕尹查出論勘之慈教臣亦以道帥  
臣亦難免不察之失仰奏而詳考辛酉騰錄則以文  
謨事曾無管色問論罪之舉只以承董邪書購來事  
請罪其時使臣及漕尹而道帥臣初不果論美三洋

漢之乙未丙申丁酉連三年潛來其而癸巳冬又有  
劉廣之出來者其變液不啻幾倍於文謨時事苟使  
邊門常存防限字有四年之向殊俗異操者掉臂出  
入如踏無人之境而一未發覺之理乎邪書潛出而  
未禁猶且被勘函醜犯越而失察安得免罪各年漕  
尹並規告施以譴削之典因中而有緝陳者向以邪  
各事申明五京統之法而凡事久則易懈內而京兆  
五部外而八道四部各管地方申修統戶之制嚴行  
糾察之政而如或遷不以簡贖不致察規發於他岐  
廉探則所謂統首當與犯者同律而函里任及地方



官亦以別般重繩之意另飭京外俾為惕念遵行何  
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今番詔漢雅已如法勘  
處而補廡及秋實尚多未及決處者將來鋤治之道  
不可不另加申嚴五家統事依所奏申明旧典而凡  
事每有始勤終怠徒故於紙上空文之虛今番則各  
別嚴飭期有遠效愚民感化之道宜有曉諭之舉綸  
音終當製下矣○又所啓平澤士人權璋即故忠臣  
順長之玄孫而性在壬子以臣倖承董恣唱邪教不  
拜聖廟之罪移通太李嚴辭痛斥承董之第致董上  
言自辨朝廷遣御史按覈其時御史以承董之姻黨

受賚構罪即地打殺滅口邑人至今扼腕其後壬戌  
入於繡衣別單等司覆啓只強愍恤之典而其斥邪  
抱冤之實蹟未得表章士論久益齟齬今當邪孽復  
熾民志靡定之時如此人合有康嘉扶植之道故敢  
此佈達矣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所陳好矣分付  
銓曹以相當職奪贈可也○又所啓駢省西堂之蔭  
寧特授權有一二古例而未聞自銓曹直擬向日政  
未嘗未免失檢當該改官推考原望簡使之改付標  
以入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之又所啓日所兵  
案受通章記未下而其翌日再度呈辭之循例捧入



涉不審當該承旨推考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  
之○又兩啓即見京監洪今例兩報則枚采楊州牧  
徐念厚牌呈以為東西兩里田畝耕作之人舉多內司  
與農圃兩屬及內侍家舍音每當結捧馮藉祿拒甚  
至有今番成群作黨毆打官差之境守令無以措施  
台納莫可收捧請自今本司併加嚴飭毆打官差之  
諸漢一並捉付本邑以為重國稅立紀綱之地為辭  
矣本州痛弊專由於結納愆滯而今當矯救收殺之  
際此漢輩之頑非作梗至此雖微事有罔法綱而  
其習誠不可長矣分付內司與內侍毆打官差之諸

漢並為查出付所管使之押送本州以為如法痛  
緝而若有漫漶掩護之迹則當該次亦中官斷當各  
別論罪之意一体嚴飭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依為  
之本事虛廢不可不詳覈處之令所管農圃兩屬及  
楊州校輩等頭面查察後決處而此等處朝家帝以  
抑近習為務而廟堂亦悉此意如有聞知者隨即嚴  
加處置可也○吏刑權敦仁疏曰即伏見以日而兵  
衆蔭寧末擬事有大僚向備之采而因請原聖旨改  
付標矣臣才拙最下識又鈍闇凡聰明使用典常考  
據之事誠有萬之不及人者宜其排擬徑情而政格



多錯難別謬昏而物說不平茲臣之所自知已熟而亦無如之何竟乃三數行政而疵癥畢出目下備誤有如是矣臣蒿心慚息無所容措向備簿勘於臣亦可謂太恕臣固自詔而第惟改注之事準以法例之所屬臣何敢硬自低昂哉我朝官制文蔭武之不相通互固截然矣而蔭寧之不許騎曹臣未見有金石之載本書通用有本書掌故而歷按文牘又不見有蔭寧不許騎曹之著為例者所以蔭寧而為兩後騎曹者已非一二數如其古例之特授臣未知其幾人而臣之所攷即本書政傳而已政傳所在本書直

擬者又非一二數夫既不載於法不著於例昔之人且有為之者則臣之所擬亦不以為全無依據而臣今謹寡短見不容偏執私智即臣之所為擬者苟亦法例之外則臣寧當罪臣安辭為今此原聖簡改標已蒙允俞臣當承行之不暇而既未見不許騎曹之確典但知有本書直擬之已例區：猶性亦難而後刺謬乃使莫重成命緣臣而稽滯臣心悚慄在墟死而因伏念臣以孤弱濫叨匪批既非羣重之所假借者亦無材具之可承當豈不欲早自引決退全微諒而誤恩隆重瀆擾是惧洪忍躄仍今遽四刑自前月



初重嬰寒熱之疾外邪入深內火衝升源委則津液  
耗竭證形則臟腑受毒土氣已落籩米難下痰眩交  
劇枯木如喪沈頓床茲奄：為淹滋之景時日之間  
姑無望其後起為人若使臣所帶重任徒積瘵曠則  
非但臣病中情理之萬分迫切其在事体之苟艱何  
哉疾痛必呼臣亦常情茲綴短章懇累衷懇伏乞聖  
慈亟遞臣本兼職名以便調治俾保殫命答曰大臣  
所奏官箴也卿言亦似有批何必深引乎卿其勿辭  
調理行台○右相李止淵劄子大槩乞賜通斥事答  
曰吏判以掌政為言故認以有據卿劄今又如此矣

朝廷相上可否不害為差事而須有一番定式然後  
可無疑眩今番則改付標施行此後則勿拘通擬可  
也而如此微細之事至於深引萬：過矣卿其安心  
勿辭其劄曰伏見吏判疏批下者以日而向備事其  
所引辨頗極張惶臣不勝瞿然慚息之至其疏雖以  
蔭序之不許兵參無法典所載為言其許擬狎有載  
於法典字若以法文中諸条佐貳之無所限別為準  
則吏礼曹亦將以儀置外危蔭率通擬乎苟可無碍  
則英庙朝乙未年特受後七十年間許多蔭率何無  
一人擬此者乎且以其而可授者言之除却特除外



銓曹擬聖固有數人此乃勳府戎垣以後之事不可  
與凡蔭寧比之而同之者明矣至於中葉以上文獻  
無徵之時臣固設寡未能的證而設令有之亦非近  
例也大抵銓家古規惟於典不載而只以例為拘者  
難以擻舉則臣未知此銓長何所確執如是質言乎  
若使其言有據臣言自啟無據身在董率之地敢以  
無據之說肆其論奏豈非妄率之甚乎至於付標之  
不為果行在是前所未聞之事緣臣見輕致使成命  
廢却不行者在為臣難賞之罪乞賜速斥以為進言  
不以京表戎為取進止○大王大妃殿傳曰邪冬洞

諭綸旨令內閣撰進○吏判權敦仁上疏大槩申控  
病宗冀淡恩辭事荅曰卿其勿辭調理行台其疏曰  
臣陳病者再蒙由亦再恩為課雖則感悚重務之  
瞻猶不恤顧臣誠短辭拙宜其不能仰孚所卑而臣  
聞天地以曲遂為仁父母以惻育為慈殿下臣之天  
地也父母也臣有至願苦愚而不得之於殿下則竊  
恐仁猶有所憾而止慈之德而或未至也今臣病宗  
歷身前籲殿下亦已辭婦之羞矣苟謂臣可強而不  
強徒欲力孤恩界則是帝理之反爾有臣如此罪當  
何居見朕逾否未暇言也如其不盡力之所反不逮



勢之所必不成責之無可奈何之事積月累時上下  
相持則臣之衷私縱不足念其於國舍之徒故煩復  
國体之不免墜重將何如哉臣蒙被造化與天無極  
消埃未效夷險何擇今殿下乾委寄之又臣病至此  
而不欲舍之臣則何心頑不知裁反辭而已乎即臣  
病故稟有甚不得不用也屢瀆崇巖極知僭猥而情  
到窮蹙申此控辨伏願殿下哀之憐之將臣今職及  
兼帶藝文提學之任即賜錫免使台務無滯私分獲  
安之○吏判權敦仁上疏大梁連陳病情之京難  
強冒亟乞職名之特為通解事答曰卿之苦甚至此

所請依施其原疏曰臣頃控愚苦敢望詠退不賜開  
許反侈恩由臣精爽新續之際含戴感激殆不省沉  
疴之在體然而臣之衷私彌益迫切若窮無歸矣臣  
苟可以一分力疾出入政席則願何敢坐孤隆寄白  
歸占便哉臣受質甚薄年又衰邁雖不病而專意調  
息常慮氣日蹙下憚如瘡殫自嬰毒疴跨月沾危寒  
熱稍殺肺火尚升補瀉失宜胃路先阻灵津消而肥  
理全消福痰乘而膈痞如瘕土朽株枯莢固難再榮而  
素苦心積乘虛交闖方共起甍輒便窒塞省奄都喪  
呼吸是競縱少得間不叫嘆歎楚則暈如轉轂神不



守舍寄命枕茲奄：欲將益美以臣目下筋力有此  
疊發之證，皆幸忠臣何可抵敵而重其蠢動乎若  
責臣以時月起身奔走改命則是萬一行不得也復  
且緣臣病故積其懷賑無有限期則如此重任豈容  
如此苟且哉是非但臣心之隕沉憂悵誠國体之大  
義墜損耳臣於沉頓昏脫之中一念耿々如縛未解  
茲又畧然並短呼號於天地父母之下伏乞聖慈念  
重務之不可虛糜憐臣病之不可造難仰冀東朝劃  
即遞免以垂生成之澤千萬至祝○答右相李止淵  
疏曰慎節奉還訂崇未知何如而善損自可過復何

至有北解之計耶卿試思之今日國勢之岌舉民愛  
之傾洞豈輔相言私之時而乃欲脫然就閑在卿地  
則固得矣獨不念平日委毗之重益悼之義乎萬  
不可卿其深体予意安心調理○答右相李止淵疏  
曰慎節之尚未復宣勝奉慮而亦可以因閣論道何  
其辭之荐至乎前批已諭悉之矣卿何不侔予意之  
懇至念國事之艱棘流二秋必辭乃已乎諒非所望  
於卿而益歎淺試之不相孚且卿之所以為辭者即  
不過一病字爾以一時无妄之憂遽思釋負從以曲  
遂是豈相頂之義而決知其無其說也卿頂安心調



理俾圖翌瘳之喜亟斷未章益益匪躬之責○答右  
相李止淵疏曰卿無可辭之義予無相捨之憂而苦  
息至此亦豈可一向薪持姑為勉副而大臣之任無  
間於去任重卿隨事盡言輔予不逮○大王大妃殿  
傳曰知事趙寅永拜相○斥邪綸音內閣提李趙  
寅永製進○  
傳曰有國則有相置相而得賢國之福也予雖寡昧  
卿之賢知之審矣亦惟我東朝則哲之明知卿甚賢  
每承憂國病時之教惟卿可以濟艱匡危奉聆以退  
心焉而所恃者久矣苟非卿賢念上之注意定受知  
豈如是深且大乎且孝友忠蓋家法於卿而卿克趾

美文學才猷大用於世而世莫與京任輔導而專資  
啓沃則宿位之處深嚴也厝內外而茂所積庸則朝  
野之想風采也今則加之以大擔負責之以大期望  
惟卿是已非卿莫可慈志先定無待乎金甌之下也  
喜幸有日先敷心腹之諭也卿庶諒之無煩文具之  
備焉遣史官敦諭于右相○史官書啓右相趙寅永  
所任處則以為臣自伏奉千萬不敢當之特命震慄  
惶怖神魂適越今又王人過臨誕宣別諭如臣至淺  
何以堪承感淚被面駭汗浹背伏地戰慄罔知攸達  
云矣敢啓答曰知道○傳曰日昨敷心之諭謂卿黎



然感慈眷之特殊体予意之深息造朝之期知在不  
日及見敷奏有不覺惘然失面者盖君臣之向貴在  
知心况予之于卿乎是以予之諭卿果不能華其辭  
而行其語只道宗際以冀孚信而卿之所以復予者  
不免乎前人例述草、說、無一言相感之意是豈  
所望於卿哉卿試思之鼎席之不得具備未有如近  
年之久而今又空虛豈可規之于往來之礼拖過時  
月直國事於芭蘿之遺乎予不多詰卿無固辞幡然  
即起以副予如渴之望遣史官傳諭○史官書啓右  
相趙廣永以為臣自叨謬恩驚魂庶屆歷日屢情縈

伏恨默緘以別諭特降旨意隆擊屢越常例而尚不  
敢為控辭計者只緣分係踰濫跡涉唐突故耳迺者  
王人再辱恩教深勤至以君臣之向貴在知心為教  
奉讀以還声淚迸發臣雖百生隕結何以報答萬一  
而第臣陋質賤品全不稱似稟無以仰承德言則每  
奉一番敷勉輒增一番惶阨與其猥托附奏自啟煩  
屑之科惟當冒入文字以冀反汗之命云矣答曰知  
道○前知事趙廣永辭疏答曰立相必慎為相克艱  
卿言是矣而予亦粗知其義種、時事之小愛大懼  
卿又言之而予則曰累卵綴旒不足以喻其危凜弘



濟共理惟輔相是已所以必慎于簡任卿克艱支傾  
扶顛與予籌之固否為泰與卿圖之措國勢於泰山  
盤石之安而此非無其道而做不得之事則所望於  
卿者安得不厚且大矣而卿乃適自謙英不欲擔負  
做之一着之誤寓以飛違之義一則予誠涉二則予  
誠涉卿未可以勉回初心庸答我慈聖愛勤付畀之  
義哉傾注之深雖企益切卿其諫之卿又諫之○傳  
曰前批敷心殆盡餘蘊以卿不見諫若無動靜虛勞  
凝佇可勝悵心卿之所以遐巡乃爾者果是何事爰  
立之采或私於卿而徒欲尊榮之乎人必不信則為

國事耳國事暇豫或可以泄世無甚害乎人必不信  
則真如赦焚極溺之為耳一日二日至于今幾日不  
思乎望日深坐視旺事日非由中之忌聽我浼之過  
幅之慶卿乃拘之必望於卿者自不如是則憮然慨  
然當復如何更布至意無復相持即日輒駕以享旺  
事○傳史官傳滿于右相仍其借未○史官書啓石  
相趙庫亦則以為臣於前疏畧陳擇相之不可不慎  
而如臣不補之案未能暇及者蓋以旺事重於私義  
故耳及承批旨乃以支傾扶顛回否為泰之責期待  
之勉我之殆若天官敦飭之殊典臣方以歲未見字



言無可採且漸且味益難自措旋伏奉聖簡之存下  
者開示則極其溫諒董飭則極其嚴正而至於浩來  
之命即又賤臣可之端濫名也寵眷特隆而臣分愈  
缺恩禮殊厚而任存愈積緣臣濫擢朝廷之命孰  
輕緣臣虛糜廟堂之機務又滯屯是臣罪上添罪之  
端臣苟有一分堪承之望一分補塞之道則以臣矣  
心向而茂德不憚之醜得此際遇得此畀付何苦為  
整起却顧於慮之勉矣思之深矣昧循牆之義而自  
取狼且猶屬臣身犯戾餘之戒而因致板蕩寧關王  
原此所以明命屢抗於側席速執莫撓於守株也情

蹙勢迫靡不踣踏不容不更堪申息恭侯羞分而王  
人之酒地淹留倍切悚仄亦望遂賜名還俾安私分  
云矣臣既承浩來之命故姑為仍留之意敢啓若曰  
知道。內醫院草記提調鄭元容今日問安不為仕  
進即為牌招事傳曰允大王大妃殿傳曰此重臣事  
豈不慨然乎處義之道惟當稱情雖不至於不及為  
可而豈亦可以太過乎其太過也故所以向日處分  
之自不免於過中今番特除壹有所在而日次向安  
又不入來極為未安既有牌招之命自改院更為嚴  
飭。上護軍鄭元容跪答曰予已洞悉慈教又鄭重



何可更提乎卿其勿辭行台

十一月前知事趙寅永再疏答曰予不欲督迫於卿  
故借來之命始下於日而卿必知予心而即起不屬  
乎備例之讓而與章之來鄭重如曰若將中書故事  
之必循乃已更失所圖何言雖以故事言之古  
人有一疏而出者豈其不顧四維饕餮耐譏而然苟  
時值初艱勢難終免則先國體宗之義自有審裁故  
耳顧今之時何等時也上之必致下之必庸又是不  
可已之時也卿之所以審裁者豈遜於古人乎苟且  
卿之謙即以予初諭歷叙而予之取於卿者定在

是爾初諭之云猶未足以狀卿則卿惟退然不居自  
處甚遜日章之美塗人耳目有不可得以掩之也至  
若受知先朝義在報今九厥在廷孰不道此而言出  
於卿予心增慙予言及此卿作何悚然即此一言卿  
又不可一向固辭在卿之道有進而已即出而已予  
不煩多詰為也遣承旨傳諭仍與借來口大王大妃  
殿傳曰國勢之板蕩民生之困悴朝象之渙散財用  
之耗竭紀綱之頽廢俗尚之偷敗仕路之譟競居官  
之貪墨有國以來未有甚於今日而每欲一番大懲  
創曆之於人如病久愈陷百體不從令也苟有華扁



良手其願見少致之心當復如何今茲爰立三采宗  
類於是卿若非華與扁則亦可何以嘗試之也嗚呼  
惟我先大王念五百年宗社之重在於冲孫一人常  
憂輔導訓迪之難其人終乃得卿而喜之以卿貞姿  
忠心純行淹識謂足以當是任也庚寅之後遂以心  
膂之托主人叨承艱大保護啓沃之道尤倍於前則  
予以數百言惻怛之愚至以諭卿亦使主上一聽於  
卿講學焉聽之言行焉聽之與居飲食之節宣焉聽  
之且非外人所知而曾已委毗於卿者不啻古人所  
謂采國而聽之也然得其地與不在其位亦有異故

特授卿輔相之任俾卿展布之積蘊報答殊遇也予  
之責成於卿如此卿之專君之專又如彼何憂功業  
之不隆乎予嘗謂天下萬事不過於一公字卿須存  
心於公布政以公今日行一公道明日行一公事以  
是而飭勵九卿以是而警畏庶官恢公者獎而登庸  
之不公者黜而廢錮之大小做措一出於公則轉危  
為安可立而視矣顧予婦人之言未信其必合於古  
聖為國之訓而目下先務莫急於此况公者天理也  
天理勝人慾旺之不治未之有也卿必不待予言克  
盡非躬之義而予之所以如是者俾卿欲以藉手而



為理也卿以此教常目於外政施令之際事無不  
公而厭服一世人心歡洽天心悅豫則板蕩之國勢  
可使盤卷困憊之民生可使嬉樂渙散之朝象可使  
保和耗竭之財用可使裕足紀綱之頽而可以振之  
俗尚之逾而可使厚厯踈競之習可以恬靜貪墨之  
風可以懲畏然而國之不治亦未嘗有也卿以是勉  
勉即起視事遣史官傳諭于右相傳曰前後批諭  
鑿悉予惘而宗亦奉東朝聖旨之速致卿也即伏見  
東朝別諭下者字之懇惻卿必感激隕越不俟駕屨  
則予無容更煩於卿者偕來承旨更為傳諭期於偕來

○左承李圭初書啓右相趙寅永以為臣於慶伏俟  
勅之中若伏承聖諭緒又伏承東朝訪教首尾六百  
有餘言思到非州諄復鄭重慨百度之俱墜愛庶績  
之未凝擬臣以聽國之專譬臣以醫國之良期聖之盛  
飭屬之深不啻如慈母之哺祥達嚴師之導曷蒙雅  
古厚德元臣敢勉之節未或有若是勤摯者臣顧何  
人乃敢當此復擊九頓一字一淚至若惟我先王以  
下一段辭古在是未死時臣攀念痛泣之地也禁中  
受命宛其如昨他日歸拜庭前此心今於非常之殊  
遇欲提則腸先摧莫重之隆寄欲訴則喉先哽瞻雲



御而庶及奉宸康而思報一縷餘生昼宵報祝者即  
我殿下聖冬之大成而已慈聖之所敷心由此之故  
曷臣之所藉手捨此而何臣於此飭之後愴慟倍於  
慚慙感微增於恐懼只有將棄四維不俟駕屨盟天  
誓神殫竭誠力以圖消勺之效而共幸而有濟臣與  
有康矣其不幸而未有濟亦可暴棄歎於上下也然  
而臣之以疏以奏尚有情私之未悉陳者方欲收召  
驚魂更入京封以贖罪先眷慢上命之誅伏地隕越  
同知攸對云矣荅曰知道○前知事趙憲永三疏荅  
曰日昨慈諭洞悉惻愷卿之數奏亦有遂許呈身之

意但未知情私之未悉陳者為何事今見來章又是  
謙美之過而但無可以犁庭者人不云乎戚里廢國  
家之福此言極有意而卿之賢已悉初諭霍妾之知  
名不知名惟在他人所處之如何耳今卿之處果可  
使不知而卿之以此為歎者得無過矣乎苟至若盈  
盛之惧人皆同之况卿家謹約之規而無其宗而享  
其福亦可畏也國耳台耳慥、懣、勞心息慮食息  
靡字致澤之功永垂無窮則精格之無所至也而消  
受全保之方政在是矣卿又聽之今無復往復之辭  
中書之古事亦已備矣卿頃日造朝無使予更勞



側席之恩遣亞卿傳諭仍與偕來○使參洪禱志高  
啓右相趙寅永以為臣荷畢生莫報之特旨叨千古  
罕聞之殊遇四愴新感交切于中而僊蹇之罪積如  
邱山積擾之罰歲海猶輕今又勤惟月之卿宣自天  
之批不惟不加之威怒乃反誨誘之丁寧不惟不施  
之譴責乃反勉却之申復情出詔符歸歸媒德恩禮  
則愈性愈摯分義則愈性愈慶雖紙羊之滿進退俱  
難然震人之旋去孰已決察非臣全昧事君之禮而  
益也抑臣於聖批中無以察而享其福亦可畏也一  
節帝有所復者無其察而享其福則固可畏也而

其畏也衷心身家而已無以察而享其福則真可畏  
也而其畏也害及民國者深且大小輕重之別恐無  
待臣言之觀縷而當有所對量矣苟非此者倚毗之  
其不盛乎眷注其不能隆乎臣有何必辭之計而區  
過慮不在於身家而在於民國故也迷向抑塞諸  
失倫次惟敢過伏邦區云矣答曰知道○傳曰予之  
所披告於卿者亦與屢美言皆由中意或相孚而昨  
見附奏卿猶聽予竟予之誠禮必有所未盡而然  
反而自勵慚歎○輔相之任猶朕肱者人而顧今  
中書之曠已至多日以無異於人之無股肱其兩爰



隘當復如何而歸若念及於國事之一時可憫則亦  
何可一內遂巡不思所以休比至意乎除却千言萬  
語此非上下相持徒費日子之時也御前備生深恩  
而地輒為高望之功不可多及事借來亞卿傳諭期  
於借來○吏參供稱主書啓右相趙寅永以為臣不  
過以承順為義趨走為禮之小臣耳况以九賜敢飭  
三易借來之館身抗君命坐犯天憲有若備例於中  
書依據於大官者是豈臣身險焯濕之本心哉臣聞  
朱子之言曰一出門事君此身便非已有樂毅之言  
曰奉令承教可幸無罪臣雖愚昧未嘗諱劇於此箇

義諦而寧可冒兩視之鉞不敢污三階之席者特以  
自救之不足至於欺君自誤之不足至於誤吐故也  
灑灑之險而不擇副子膏肓之危不求良方姑輕試  
之姑妄應之則其壑溺敗壞之患直是俄頃尚事臣  
每念及此寒栗遍体雖欲蠢動而終不能強也至若  
聖諭中一二句語有非為人臣所敢晏然承聆者臣  
方惶怖戰兢亦死不得而亦怨有傷於如絲如縷含  
答不迫之盛也臣罪至此在無所逃之矣答曰知道  
○傳曰昨見附奏重負慙歎徃之以儆咄御之才德  
可以弘濟國事此後予之不知京國人之不知而特



殺予小子誠意淺薄不能使卿身為我回予每得不  
撫躬慙歎而日前慈諭極其鄭重而不啻惻性雖使  
他人見之想大有不暇他暇為國內而之心况卿身  
親承奉設有難進之事直其無遂巡相持之累今乃  
無緣固辭一姓蕭之卿之不執莫由知之予何足言  
中拱以事休共道理恐不當如是昭試思之予之所  
慨吐者豈或過矣乎予小子冲幼夙昧所欲所成  
於卿者曾出於為國為民之苦心至意而卿之不諒  
乃至於此豈但曰大遠所望亦萬一急慮之外若  
使後人故今日國家事勢則以卿之不易出膺恐不

知之謂卿斯何也辭渴言窮而猶且罄布衷曲如是  
而又護施之則雖謂之卿孤負寡躬殊非過語第更  
諒之方俟回音事遣正卿傳諭于名相仍茲借來傳  
曰借來正卿禮判進右借來亞賜退右口札判李養  
準書啓右相趙廣永以為臣於前昨敷奏之後竊伏  
許臣罪既在辜傲拜律合有誅經而不吝乞荒之德  
此天同大恥助之意惟日不足以至有更煩八座之  
臣重勤十行之教如臣駕下有是左就之關係國事  
若而曉譬以股肱之為用示以心腹之愉一節深於  
一節若是之過重予臣到此地死有餘咎臣欲更事



呼籲則天聽亟迫一內泯然四臣分愈缺只為而席  
抗賴畢伸至懇某侯是禱之一条路而已第臣驚越  
震迫之箴曰病倍添無由禱東稍加時息庶可自力  
而原伯之阻地相序尤是臣惶匪難進之端伏願先  
朝召還云矣若曰知道傳曰右相有缺問廷朝之意  
為國事誠不幸借來心聊使之退合以每其心入  
侍時右相趙孟頫承所啓今日事可謂並弊不有前日  
慈諭中八条固為目下最急之務至得至當始無遺  
蘊臣誠欽仰焉而如將分析而數之尤當指不勝  
屈譬之於危屋之棟榑皆朽大車之輪輻俱弊一或

值風雨漂搖閣嶺艱險則京有著于不得之患有識  
之人常所虞虞者而臣愚淺見狎以為不然而聞物  
有今末事有終始今也者何也君心是也始也者何  
也聖孝是也若不以君心聖孝為先徒規規於事為  
則雖閔石和句昭在於天府禮樂刑政大備於人文  
亦無粘倚委此所以有闕雖辨此之意然後可以行  
周官之法者也臣竊觀我殿下明睿特達姿不世出  
而至於博孝則以其明睿也故曰義是解而不為之  
玩索以其英達也故曰高遠終慎而不為之熟習是以  
有將就之名無得遇之原也昔宋哲宗冲年間講諸



臣拱手默坐當講者之衆傍解釋數行而退以為主  
上方幼且當如此叔程子謂之不知今之滿蓋以宿  
思未有所知之時日以格言陳之雖未曉知且當董  
聃盈耳久自每習故也况今宜峻昇盛聖贊夙祐較  
彼乃則矣但薰眩之每心而已乎且經律史為  
考之要也大今達道雖在於經至於治亂與之是非  
得失之蹟非史無以證或曰講之外更以史書課日  
名對俾有体用兩備之地則聖考之進豈有量哉上  
曰不陳鄭重恚敢不服膺心又所啓臣於向者斥  
邪論言撰進時以明聖考為洞異端之本者比如中

州盛則夷羯不敢侮元氣宗則疾疫不能侵也第念  
正學已明在於漸摩積累之久非可襲以取之而至  
於表章先賢風勵人士之方宗為此時不可已之先  
務各道書院中如關西之仁賢海西之銘賢松京之  
崧陽圻輔之道峯湖南之竹林嶺南之玉山陶山湖  
西之華陽黔潭諸處皆係道統膺享而我聖上御極  
後未遑致意之地也今若有一例備典則足可輔崇  
仗之治示尚德之義而臣又有因言端緒陳者前者  
經行別薦固已多得其人而山澤林樊之間或有好  
善而見漏則恐非野無遺賢之道也且明春為式年



應薦之時另飭各道益加搜訪就應薦之例寓別薦之意必以篤學力行之士從京入薦而有其人則不必拘於多寡世其人則又不可苟且充數要之務得其人以為次一試用之道似好故敢此仰達矣大王大妃殿答曰正冬明正法刑教可同書院致備之采從速采行經行別薦之奏亦甚好依此為之可也○大臣引見時右相趙寅永所啓誠詞之方雖平常與事之時不宜放過况為此數年乎此荒政十二載盜居一者也近聞閭巷之間頻有剽竊城圍之外恣行劫畧云事之驚駭莫此為甚首使紀律粗三字有盜

發未獲之理哉左右捕將兩當論劾而姑以令申之意另加提飭刻日督捕而此亦由巡緝不嚴陛更不明三致並為分付於各營各節毋或懈弛一遵四規舉行何如大王大妃殿答曰近來捕廳采行多有慢忽盜賊之頻發予亦聞之嚴飭捕廳使之督捕此後或有不謹采行則兩捕將當有嚴處之道而巡邏坐更亦為一體申飭可也○差金弘根為宣惠堂上疏遞以權敦仁代之○傳曰弘文提學確是輔國勿拘格例施行○弘提徐俊輔行台○相掣屠首幼冬趙鳳爰直赴殿試



十二月備過司啓曰即見咸暨朴岐寺伏啓則以為  
世兵李好敬處心行事俱係鄙穢而今番都試不無  
雜亂軍民惡讎聽聞所及不可仍置請令廟堂稟處  
矣深也絕遠之地命令有所未逮凡係邑鎮之統率  
軍民之撫恤專在帥臣而今地道啓論列不可但以  
驚駭言甚至都試取誘左閑科制揆以法意不恒容  
貸也兵李好敬為先罷職令該府拿向處之事傳曰  
允○備邊司以尹禹鉉為世兵○備邊司啓曰近以  
凍殍掩埋之意屢次申飭亦府部兩捕廳而又為發  
遣本司即廳摘奸則城內外各處露骸甚多聞極驚

條苟使之格動柔行豈有此摘奸現發若是夥也乎  
此不可置而勿論而其中、南二部尤有甚焉當該  
府官並令該府拿向處之左右捕將並從重推考不  
飭之京兆堂上一體推考而令各字內營門眼同府  
屬與賑廳所屬所即速收瘞事分付何如傳曰允○  
大王大妃殿傳曰景慕宮聖廟樓失火萬、驚悚入  
直閣臣以為進去奉審以來○政院啓曰景慕宮奉  
安閣失火各室御真幸即移奉而莫重莫嚴之地有  
此回祿之災萬、驚悚當該入直官負與守門將並  
所當重勘而本院請推之外無他可施之罰何以為



之而入番負役等亦令秋實究覈歲徧何如傳曰允  
並令該府拿問嚴勘○大王大妃殿傳曰常時不能  
檢飭之累亦官提調全履載施以罷職之典○大王  
大妃殿傳曰兩四年形之歉荒已聞之而近來所聞  
尤為遑急賑政何以經紀而寧焉惶惶震息庶甘特  
下內帑銀一千五百兩丹木二千斤白礬二千斤自  
廟堂量宜分送○欽納任而能上疏大懇敢陳不稱  
之宗冀漢建政之恩尾附愛慨之忱以備澄省事荅  
曰爾言得無過乎勿辭察職其疏曰云、臣將乞免  
之章不遑贅他而今茲吏判事有不可不慨惋者彼

以白首垂死之年承此委毗之眷品報之誠且倍餘  
人而一再政行已多鄙瑣之謗同朝曲恕幸無駁正  
之舉因念物情之不協竟乃泐泐而躡冒及夫升降  
全沒分數或恣窳窳惟意羅逐徒貽民邑迎送之弊  
此已萬、車當而大改後過聽聞益駭悖子之操從  
納賂妖妾之恣惠暗囑傳說聒、衆口莫掩臣雖不  
一、索言以傷忠厚之風而至於改席舉措之殘劣昌  
披瞻聆所及莫不唾罵顧其職則乃大家宰也貽著  
清朝傳笑四方細故此而仍益不可為不職者哉  
臣謂吏判宋寃載施以遽罷之典斷不可已云、







